

時事學習參考叢書

論蔣管區經濟的崩潰

2

論 濟 新 著
蘇中韜奮書店印行



論蔣管區經濟的潰崩

許 滌 新 著

蘇中韜奮書店印行

時政學習參考叢書第二輯

論蔣管區經濟的崩潰

著者 許 濂 新

出版者 蘇中韜奮書店

總經理 蘇中韜奮書店

印刷者 韜奮書店印刷廠

定價 元

三十六年七月出版 一—二〇〇〇

序言

在抗戰的時候，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財經政策是管制獨佔，是通貨膨脹，是有錢者賺錢而無錢者既出力又要出錢的，井落石的辦法，因此，抗戰越到後期，大後方的經濟就越加淪條。好在「上帝保佑」，終於跟着同盟國一起勝利了！如果在這個時候，統治者能「改過自新」，大步走着政協的道路，則這個破產的國民經濟，當可逐漸地恢復它的康健。可惜的是國民黨當局硬不這麼辦，硬要維持它的專制獨裁，硬要把中國白白送給美國，於是，從關內打到關外，又從關外打到關內！大半個中國就在內戰的火焰之中燃燒了！

國民黨當局這種幹法，不但把東北華北以至華中，變成戰場；而且以苛捐雜稅，征實征借及征兵的辦法，去摧毀其統治區的農村經濟；以重稅政策和獨占進出口辦法，去摧毀其統治區內的民族工業和商業，更以「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去打擊民間的銀行銀樓及錢莊。因此，國民黨區的經濟是沒法不崩潰的了！經濟崩潰最倒零的當然是老百姓，但，國民黨當局亦是沒法不食其惡果的。經濟崩潰，大大地削弱了牠的內戰能力；大大地動搖了前線士兵的鬥志；大大地促進城市和農村的騷動。好戰份子一天天在製造敵人，一天天在掘挖墳墓。

經濟崩潰的喪鐘已經響了！但在他的手裏還握有槍桿的時候，統治者是會用武力去威迫鎮壓的。現在，它正採取這一辦法。但在這裏，我們所見到的是手忙腳亂，是倒行逆施！不要說壓力一鬆，整個國民黨區的城市，就會被商品和金錢的黑市所吞沒；就是現在，特務人員還在張牙舞爪的時候，上海以及廣州各地的黑市，早就在統治者的指縫裏生長了！

更大的經濟浪潮，很快就來臨！

這本小書就是最近三個月來苦難的中國經濟的記述與批評。我們希望這種苦難不要再拖長，但，這只有靠大家起來爭取，上帝是不會把一個民主和平和富強的中國，白白送上門來的！

目次

序言

第一 內戰中的中國經濟

- 一 三十五年的回顧
- 二 三十六年的展望
- 三 從征實看農村
- 四 中國經濟崩潰與美國

第二 財政與法幣的崩潰

- 一 深刻的財政危機
- 二 法幣有什麼前途？
- 三 法幣崩潰了！

第三 國民黨能挽救經濟崩潰嗎？

- 一 經濟魔術有什麼用處？
- 二 評「經濟緊急措施方案」
- 三 「緊急措施」以後！

第一 內戰中的中國經濟

一 三十五年的回顧

一、三種危機的結合

在內戰中，國民黨區的經濟，是由農村破產，工商衰落和財政崩潰三種危機，密切地交織而成的。

先談農村經濟吧！經過八年抗戰的中國農村，早就殘破得不堪了。一年餘來，國民黨好戰份子在各處所燒起的烽火，又把更大的破壞贈送給廣大的農民。本來上半年，叨了聯總的光，還在表演其所謂「救濟」，其實，「救濟」的恩惠，只有貪官污吏才領略到。農民呢？救濟的糧食還沒有領到手，連續不斷的軍糧却無情地在向他們煎迫了。

到下半年，連這種虛偽的救濟亦黯然失色！農民所體驗的乃是征實征借和征兵的「三征政策」。按三十五年度征實征借的預算為八千八百萬担。但在民窮財盡的今日，這一筆賬是不容易收得齊的。到十一月底，浙江僅征得一成；廣東三分之一；甘肅十分之一。在上半年，江西的程茂型投水自殺了；到如今四川和廣西的田糧處長席新鸞和嚴海峯亦先後引退！據行總的糧食調查隊的報告：「我國農民仍需約八十一萬二千噸食糧之救濟，始能渡過今年冬季及明年春季」，這一缺額約合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一萬餘担。政府不但不設法為農民解決這個缺額，反而要從飢餓的農民身上挾出八九千萬担糧食。這不是火上加油嗎？而實際上所謂征實征借之外，各地還增加了許多附加。以河南為例，尚有一「征購」，「公糧」，「代購」，「暫借」，「籌購」及「搶購」六種，至於「派穀」的名目，則更是數不勝數了（例如蔣主席做壽，鄉下的農民亦要派穀）。故農民實際被迫拿出來的糧食，遠在一萬七

千餘萬担以上。

農民在軍閥官僚和黨棍的壓迫之下是沒法生存的。他們的辦法，不是「拖」，就是「逃」；不是「自殺」，就是「反抗」！現在的農村情況就是一幅充滿血和淚的圖畫，同時亦就是一支混雜着涕泣和怒吼的交響曲！你看！江浙、兩廣、四川和安徽的農村，那一處不是這樣？

城市的工商業，本年春間，頗覺活躍，到了下半年就急速地崩潰了。崩潰的特點是各地的工廠和商號急驟地大量地在關門。八月至十月三個月中，上海已經有八十八家工廠及商店倒閉了，一入十一月，情勢更加惡化，在阜豐、福新、華豐、及裕豐等麵粉關門之後。接着，英達染織廠、信大紙廠、一商藥行及中國商輪等公司等宣告清理；到下旬，甲等針織廠如「中國」、「泰記」、「勤益」、「華安」、「華豐」、「美琪」及「申興」等十餘家，相繼停業。十二月上旬，有名的大綸毛織廠、新大織造廠、源通綢廠及惠豐綢廠等，亦站不住而倒下去，中旬以後，倒號的工廠及商店約一百家。有入預料：「由於難渡年關而引起之倒閉風潮，勢將累及滬市各商號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且有不少外商亦將同時停閉，估計崩潰總數當在六千萬至一萬萬美元之間」。其在後方，四川的中小工廠一千二百家，百分之八十已關門。工協分會會員工廠四百七十家，停工三分之二；遷川工廠原有三百九十家，倒閉了三百七十家。除此之外，武漢、九江、福州、廣州、天津、杭州等地無一不噤噤戰慄，正在表演着倒號關門的悲劇！這次上海攤販的血案，不但表示着大量多數的人民完全失去其生活條件，而且意味着幾十層大廈的公司商店亦有搖搖欲墜之感！

因為內戰擴大，因為物價急漲，預料國民黨政府這一年的支出，將在九萬億元左右。但收入只有二萬四千億元，收支相抵，虧空額達七萬餘億元以上，因之，這一年法幣的發行額至少要達五萬億元。（二十四年年底以前所發行的二萬一千餘億不計在內）。這一筆支出額幾達過去九年（從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年底）總支出（二萬九千餘億）的三倍；這一筆發行額亦將達過去九年總發行額的二倍半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今日，除了匈牙利以外，有那個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是同中國一樣的？戰敗國的日本財政，比中國還好得多啊！

財政的崩潰，表現在通貨的惡性膨脹；而通貨的惡性膨脹，又表現在法幣的黑市匯率的急速降低

。以上海做代表，十二月二十一日美金每元漲至七千五百元，黃金每兩漲至三十六萬元，港幣每元漲至一千四百五十元。這是本月十三日以後又一次的跌風。二十八日金價又漲至每兩四百餘萬元。二個月以前，金融的波動是三四十天來一次；到現在，「相對穩定」的時間越來越短。十天左右就來一次波動了。這和產婦臨產前的陣痛一樣——時間越來越短促，程度越來越刺痛！

金融的破產，不但表現在法幣匯率的暴落，而且表現在資金的大量逃避。最近各地資金不斷流入大城市，特別是上海，又由各大城市特別是上海不斷地流往外國。據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王紫霜氏的估計，平均各地每月流入上海的資金約達四千億元。集中到這些大城市以後，一部份逃到美國去；一部份則逃往香港。據說抗戰勝利以後逃至美國的資金約為七億美元，合戰時的三億美元，共為十億美元。至於香港，八月份由滬逃來的資金，約法幣一百億元，九月份上半月為一百六十億元，（其中包含重慶、昆明、成都及西安逃來之資金）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上旬約達三百億元，資金的逃避將使國內的銀根更加緊迫，工商業的週轉更加困難。工商業的破產促使資金逃避；而資金的逃避又促進了工商業的破產！

本年春間，我們曾經指出國民黨區的經濟危機是由農村破產，工商衰落和財政崩潰三者交織而成。在那個時候，我們只把握了這些危機的趨勢。到如今，危機是明顯地在展開了。「經濟危機」和「全面崩潰」的呼號，已經在官方半官方的報紙標明出來了！

二、三種危機互相影響

這三種危機是互相影響的，農村經濟的破產，降低了社會購買力；而社會購買力的銳落，則為工商業衰敗的前提。城市工商業衰敗的結果，一面影響了農村生產品的輸出；一面則減少了當局的租稅收入並且促成了國內資金向國外的逃避。財政破產所形成的通貨惡性膨脹，除了廣泛地急速地加強了一般社會購買力之銳落以外，還在金融上造成了高利貸的猖獗。至於當局的那種竭澤而漁的徵實徵借和其他苛捐雜稅，則是把農村和城市一齊推下火坑去的！

這三種危機是以封建買辦法西斯的獨裁政治，特別是以牠們所發動的內戰為主要的契機的。內戰一方面破壞了農村和城市的生產和貿易，一方面又必深刻地使「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一齊破產。

爲了內戰，國民黨的好戰份子就得乞靈於美國獨佔的資本，國民黨的買辦路線就必定越走越加瘋狂。美國的商品就泛濫了大半個中國，而他們却猶以爲未足，於是，中美商約便簽訂了。近日所謂進出口貿易的統制，除了四大家族及其所支配把持的國家資本獨佔這一筆美貨入口生意以外（買辦獨占化），是沒有其他什麼「意義」的。

三、走近崩潰的邊緣

在內戰煎迫下的國民黨區的經濟，已經走到大崩潰的邊緣了！當局的國民黨亦是知道這一危機的。因此，宋子文氏最近成立了什麼「生產事業貸款臨時審核委員會」，企圖以輸血的辦法，使一部與當局有關的大工商業，能安然渡過這個可怕的年關。但是，「輸血」到底是一種治標的辦法，何況還筆貸款並不能完全解決工商業的債務（如絲織業要拿貸款去還高利貸而中央銀行只准它講買原料）呢？何況政府這一筆貸款是乞靈於增發通貨，乞靈於惡性通貨膨脹呢？用通貨膨脹去救濟通貨膨脹，這不是釜底抽薪；這乃是火上加油！

爲了預算好看，爲了減低印刷費，爲了縮小物價的計算法，最近嘗有發行「孫幣」的謠言。但在內戰繼續擴大，軍費繼續增加的狀況下，這種孫幣必定依舊走着法幣的道路。在這裏，老百姓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要受多一次折價的災難。前年當局在「規收」時是二百對一，現在呢，却要進步到一千或二千對一了！

一九四六年快過去了，明年呢？如果內戰擴大下去，如果軍費增加下去，如果通貨再膨脹下去，如果農村的三稅再變本加厲的執行，如果美國的獨占資本暢所欲言的進入中國，如果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依舊在猖獗，依舊在向人民舞牙張口，那末，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是沒法再拖下去的。其實，我所說的這幾個「如果」，都不是假定，而是客觀存在的千真萬確的事實！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黨是沒法不在經濟上造成它的第二戰場的，而這個經濟的第二戰場又必定通過人民的行動而表現出來。上海的攤販事件和各地農村的騷動已經開始它們的端倪了！

事勢的發展是明明白白的，經濟的大崩潰和城鄉的大騷動，將在我們的眼前展開出來！

二一 三十六年的展望

一、是不是極泰來了呢？

去年的中國經濟，是在財政破產農村崩潰和工業衰落三種危機聯合包圍之情況下，苦痛地掙扎過去的！今年呢，今年的中國經濟是否能隨新春之到來而感到否極泰來呢？這個問題是每個中國人民都要追問的；是每一個「驚悸之餘」的中國人民所要求得解答的。

爲了使展望不至於變成空洞無物的感想，讓我們根據幾項重要的措施或事實，進行分析與引伸吧！

二、龐大的支出像一塊大石

新年第一件大事是國民政府所公佈的三十六年度的國家預算。這個預算規定今年的總支出爲九萬三千二百億元。根據歷年的經驗，中國政府的所謂預算，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歷年的經驗告訴了我們：（一）每一年的預算，並不規定本年度的實際開支，而是暗示上一年度的實際支出的；（二）每一年的「決算」（說實際支出更適合些），經常是它的預算的三倍以上。根據這種經驗，我們可以想見本年度九萬三千餘億的預算，是保持不住的，或許有人認爲今年未必與去年相同，過去的情形未必就可以機械地用於今年。好，就把過去的抽象的比例推論放在一邊，讓我們就事論事，來看看今年所規定的支出是否保持得住吧！在總支出中，最大的開支依然是軍費，這一項支出「約爲三萬八千一百億元，合總支出百分之四十強」，如果軍費真能從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降到百分之四十，當然是使人「欣慰不置的」！如果說宣傳部長彭學沛的話是一種「宣傳」，那末陳辭修將軍的話也許比較爽直些，這位將軍在去年年底曾經說過：

「明年度軍事費約五萬億至七萬億元，此項支出並不超過國家總數預算的一半」（法國新聞社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電）。

「三萬八千一百億元」可以做什麼？充其量還不够二百五十個師的軍餉；何況還有彈藥，糧秣，軍服，馬乾及運送費等等呢？去年的軍事支出是在四萬億以上；物價這樣的飛漲，今年的軍事支出最

少是去年的一倍至一倍半。因此，到今年年底，軍費之支出，恐將達到十萬億以上。這就把今年的整個預算吞下去了；這就會使今年的預算沒法保持得住了。

支出擴大，人民的負擔就沒法不加重。去年的貨物稅是四千億元，今年的貨物稅預算就增加至一千二百一十七億元了。這恰恰增加了三倍，在中國的工商業極端衰落，工廠和商號成百成千地在關門的今日，這樣的幹法，誰能說這不是「竭澤而漁」？誰能說這不是一道關門的催命符？本月中旬，上海毛紡業再呈財部，請求減輕貨物稅，指出在高度稅率之下，該會「會員已有十分之二無法支持，如「中華」「大綸」之解散，「時中」「亞中」之退會，「華盛」之招盤，「瑞華」之改組，大華等廠之裁減工人，其他各廠，亦在風雨飄搖之中」（見本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四川糖業亦因政府之稅率太重而急形減少。「年產量最高時，刻與之比較，約減低至少十分之七有強；內江一地即有三分之二糖廠關閉。尙政府仍不減輕捐稅，則全川之糖，即將絕種」（見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商報）。其他如茶商，捲烟及水泥等業，無不有同樣病痛！貨物稅之增加，直接打擊了工商業，而實際上，作為消費者的人民，亦是沒法逃避得了的。鹽價的調整，便是如此。本月中旬，各地鹽價都奉命調整，以兩淮區為例，食鹽近場每担一萬二千元，腹地一萬四千元，農漁鹽一千元，均附加鹽場建設費四百元，鹽工福利費九十五元，償本費廿五元。魯、皖、豫、京、滬率均為一萬四千元；鄂、湘、贛率均為一萬六千元。兩淮區稅率調整後每市担稅費共為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元。福建的鹽價奉命調整後，每担最低價為二萬一千元，最高價則跳至三萬八千元了。鹽稅從去年的二千億增加至今年的五千三百五十億元，老百姓的負擔是愈來愈沉重了！

因為軍費之支出擴大，因為財政之支出擴大，這一年，苛捐雜稅必定比去年苛得更利害，雜得更利害。在這裏，工商業就更加困難；人民的生活將更惡化了！

三、新關金和黃金政策的把戲

本月十八日，上海中央銀行發行五百和二百五十元的新關金。這是一個頗具刺激的場面。有人估計此次所發行的新關金，重量共達五噸。我認為這是太「慎重」的估計。因每噸以二十二萬張計，每張假定都是一萬元的票面，則一噸只有新鈔二十二億元，五噸只有一百一十億元而已。這一百一十億

元，照目下的情形而言，恐怕還用不到幾個鐘頭。中央銀行的一個負責人說已發出一千數百億元，或許比較近於事實，但一千數百億元，亦只供二三天之支出而已，就以一千數百億元而言，十餘日來新關金的發行量，恐怕要飛達到六七十噸了！

新關金的發行，是一種掩眼術；這是五百元而不直接寫成一萬元；二來可以避免發行孫幣的困難。發行孫幣必須具有若干今天並未成立的條件，從根本上說，這需要安定的政治經濟的前提；從技術上說，這需要一定數的準備金，這兩者今天都沒有。當然，人們可以向美國借款，但以今天的局面而言，美國亦不好意思貿然借出。如果人們自告奮勇地改革幣制，則會失去向美國要求借款的條件，這是花不來的。因此，只好在繼續惡性膨脹之中要個花樣了。

新關金一出現，國內物價便立刻跳動，上海的黃金，賣出三百八十萬以上，過了春節，就跳到四百二十萬元，美鈔又從六千七百元漲至七千二百元，其他商品亦飛奔而上，如「固本肥皂」，「過去五萬元，今則十萬以上」（本月二十日大公報），這樣發展下去，國內各地的物價之上漲，將是不可設想的！如果以今年的貨幣發行額來推測，則物價的跳動可能比去年要高幾倍。因今年的實際支出可能達到二十萬餘億元，假定收入的預算，七萬四千三百三十四億元都能全部實現，則收支之間，起碼虧空十三四萬餘億元，去年視為補足收入的敵偽物資及剩餘物資的標賣，都已算在七萬四千餘億收入之中了。要減少通貨之發行，只有求乞於美國的五億萬美元的借款。這一筆款，當然是一支強心劑，但充其量亦只有三四萬億元而已（以七千五百元的市價換算）。何況對美的借款主要是用在買軍火而不是作為在財政上的貨幣支出呢？因此，今年的法幣（或關金）可能增發十萬億左右。去年年底的法幣發行額已達六萬億元了，今年如果再增加十萬億元，則這一年中的物價之飛漲，至少可能為去年年底的二三倍！

中國政府是繼續使用黃金政策去挽救法幣之跌價的，去年十二月下旬，嘗於一天之間拋了五噸黃金以穩定市面。新關金發行之後，中央銀行又大量拋出黃金，但市面並不因這一辦法而穩定下來！在通貨急激膨脹之下，黃金政策是沒法奏效的。黃金所收回來的法幣，抵不住其所增發的通貨，這怎能使法幣的匯市穩住呢？黃金政策不但不能穩定法幣，反而便利於官僚資本的投機，便利於他們把國積

操縱所得的法幣變成價值穩定的黃金。

通貨更急激的膨脹下去，黃金政策亦繼續的執行下去，今年的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分明是比去年波動得更利害的。今年的黃金可能跳出五六百萬以外；美鈔可能突出一萬的大關；港幣可能漲到三千以上；白米可能突出十萬的大關。這樣發展下去，國計民生真不知如何得了！

四、從買辦獨占到土產獨占

去年十月間所簽訂的中美商約，是合法的手續規定美國的獨占資本對於中國的侵略的。商權和內河航行權等斷喪得一乾二淨，治外法權亦借屍還魂，而美國公司的特權却無限的擴大。他們可以在中國作種種不受法律限制的活動。中美航空運輸協定簽訂之後，美國的西北航空公司，汎美航空公司及寰球航空公司可以自由飛翔於中國領空，可以在上海、天津及廣州上下乘客及貨物郵件；航海方面，美國總統輪船公司增加了三十多艘巨輪，決定航行天津，上海，福州，廈門，香港（或廣州），星洲及暹羅等地。工業方面，美國資本已直接侵入中國，汽車零件製造廠，水泥廠，電力鋼鐵廠，化學工廠以至紡織廠等，都已先後後向中國移入了。這種情形發展下去，今年中國的殖民地化，必然是比去年來得更可怕的了！

美國的獨占資本拚命地侵入中國，而中國的官僚資本則在撥其餘唾！打算在沙姆大叔的懷抱之中進行其對於本國人民的「獨占」。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所公佈的「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官僚資本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根據這個辦法是所有輸入必須經輸入臨時管理委員會之核准，關於輸入數額，則由輸入限額分配處決定，這麼一來，官僚資本便可獨占對美的買辦業務了。弄得大公報亦不得不說：

「然而在事實上，依照規定的或許不盡能邀准，而禁止的却仍有法輸入，假若不能澈底制止，則此次修正後，把整個貿易權集中之後，很可能犧牲了進口商的正規利益，轉予特權商人以獨占與壟斷的機會，反失修正的本意了」（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社論）。

獨占了買辦以外，官僚資本又進行其對於「土產」的獨占。台灣的糖早就獨占了；今年的開羅戲，是根據「穩定紗價辦法」，由「紡建」出面，代政府收購上海各紗廠以外棉為原料織成的紗布的

半數，再代政府在市場公開拋售。此辦法先在上海實施，將來要擴展至其他各地，該辦法雖規定以國棉為原料而織成的紗布不在政府收購之列，但事實上，上海及各地所用原料，以外棉佔大多數，故政府所收購的半數，就等於各紡織廠紗布總產的半數。由於握有「紡建」，中國政府所佔有的紗錠，已超過民營紗廠的一倍多了。現在又用這種辦法去取得民營紗廠所出的一半紗布，這不是更進一步的獨占紗布業嗎？

除了紗布之外，中國政府近又決定收購浙皖兩省的存茶六萬五千担，並準備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去收購江浙的生絲。在這個時候，滬市絲織工業聯合設立「上海絲織產銷聯營公司」，由中信局供給原料進行生產。據契約規定，公司如有盈餘，官方的絲織輸出委員會須提三分之一；同時，中信局出口廠絲，每磅只售美金六元二角半，而售給公司的竟索價每磅七元。

這真是「生財有道」，以國家資本為幌子的官僚資本，不但獨占了買辦生意，而且獨占了土產生意了。這樣發展下去，今年的官僚資本比去年一定來得更猖狂，民間資本比去年一定來得更衰落！

五、三征政策的繼續

據本月十二日上海文匯報所載，「去年度征實額，到現在只征齊十分之三。當局已通令各地，限一個月內照額收足」。各地征糧之不能如期（十二月底要交齊）是事實。去年年底，廣東收不到二成，廣西徵至「六成」，毫無把握；浙江只收够一成，雲南徵不到三成，四川徵不到四成，以這些例子看來，三成是差不多的。

可是，政府雖只收到三成，老百姓所交的實數恐怕在八千萬担的一倍以上，許多地方，每一石要多交八斤，作為「耗損」，老百姓在徵實徵借之下壓死了，但政府只收到三成；於是乎人們就在各地雷厲風行的進行其「收購」了。湖南一百萬石，浙江五十萬石，江蘇八十萬石，就是例子。所謂收購，老百姓是收不到錢的。這是徵實徵借以外的另一種花樣。徵實徵借要在一月內徵足；收購是「因地制宜」的。這麼一來，人民就「不得了」了。骨瘦如柴的農民，連一點粥湯就沒法吃得到了！除此之外，還要徵足壯丁五十萬名。這個數目，傳到下面去就成為五百萬名，以南匯為例，原定要抽二百名，實際却抽了六七百名，荷槍實彈的拘捕是一種辦法，按戶徵收一萬至三五萬或按名徵收三千至一萬

則是另一種辦法，這麼一來，人民吃不成，住也住不成，饑餓逃亡便是他們的必然的命運了！

去年的徵糧徵兵做得不好；今年恐怕要努力做得「好」些，可惜，這種「成績」越好，則人民就越倒霉。

六、今年將是什麼年？

在內戰擴大，美國獨占資本與中國官僚資本的聯合進攻之下，今年的中國經濟，是看不出有一點否極泰來的現象的。

今年這一年，通貨必然比去年膨脹得更兇；物價與金價必定比去年上漲得更甚；美國的獨占資本在中國必定發展得更快；中國的官僚資本的壟斷操縱必定來得更狂獷，民族工業必定更加衰落，農村經濟必定更加崩潰！

如果說，去年的中國經濟是財政工業和農村三種危機的結合，則今年的中國經濟必定是被這三種危機的火焰所燃燒而傾倒下去，看看工商業倒閉的情況，看看失業人數增漲的速度，再看看農村的盪動的不安的局勢，則今年這個古舊的中國所對着的，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危機，而是一個嚴重的複雜的社會危機了；不但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危機，而且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密切地交織在一道的形勢了！

這將是一個驚濤駭浪的一年；這將是一個大轉變的年頭！

一九四七年一月廿九日

三 從征糧看農村

一、仍缺八十餘萬噸糧食

抗戰打了八年，內戰又打了一年，中國的錦繡河山是破碎到沒法想像了。廣漠的農村生產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萎縮下去。據去年冬行總調查隊的報告，這個年度全國糧食生產量，仍比戰前正常時期減少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有的省份（如湖南、廣東及廣西）竟缺至百分之四十左右，按照調查所得情形，飢餓的中國農民仍需八十一萬二千噸（合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一萬六千担）糧食的救濟，始能

一年來，千千萬萬的中國農民在飢餓，在死亡。到如今，飢餓的魔手仍在攫奪他們！政府對於這些可憐的人們的表示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這就是「假借名義」和「落井下石」，利用聯總的救濟糧食就是前者之例；實行徵實徵借就是後者之例。

竊國大盜是把大部分救濟糧食用去充當軍糧的；至於中下級的官吏，則極盡其剝削和揩油的能事。因此，聯總今年運來中國的糧食，雖有數十萬噸，但真真饑餓的農民，能够領到一些什麼呢？

二、徵實雷厲風行

談到徵實徵借，那自然是雷厲風行的了。國民黨的好戰份子，爲了打內戰，竟不惜自食其言。在日本投降的時候，國民黨政府曾發出二張支票，一張是三十四年收復區免徵田賦一年，一張是三十五年大後方免徵田賦一年。事實是怎麼樣呢？三十四年在「收復區」，名義上雖叨了豁免一年田賦的光，但各縣強迫獻金獻糧，「捉人封屋，鬧得鷄飛狗上屋頂」，大多數的地方是超過這一年豁免的田賦額的。三十五年春，國民黨的二中全會爲了準備內戰，索性宣佈恢復徵實，這麼一來，大後方在勝利第二年豁免田賦的諾言，自然變成輕烟了。這一年的徵實徵購額，原定爲一億一千七百五十七萬市担，經過各省人民的呼籲哀求之後，才把預算額減爲八千八百萬市担。十月間，做了好幾年糧食部長的徐堪下台了，走馬上任的是殺氣騰騰的谷正倫，在他的大刀闊斧的迫脅之下，各地的徵實徵購便雷厲風行的幹起來！

在表面上，徵實徵購額說是從一億一千七百五十七萬市担減爲八千八百萬市担，但實際上，人民的負擔並未減輕。因爲徵借全部歸中央，徵實中央佔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歸地方，但除此之外，中央還要向各省徵購。地方呢，除了徵實的三分之二以外，還要加上什麼「省縣公糧」及積谷等等。以河南爲例，去年徵糧的名目一共有八種，即：「徵實」、「徵借」、「徵購」、「省縣公糧」、「代購」、「暫借」、「籌購」及「搶購」。這裏的所謂「借」，就是「白要」，「硬要」，這裏所謂「購」，亦是拿不到錢的。糧食部所規定的「購價」，本來已不及市價一半，省縣政府又各加折扣，到了保甲長的時候，連法幣的影子亦被扣光了。農民是永遠拿不到錢的。購的東西，農民拿不到錢，「

借」的東西，却被硬要了去。除此之外，農民還要負擔一些莫明其妙的苛雜。什麼「預借」，「自備捐」，「購糧費」，「田畝捐」，「壯丁受訓費」，「耕牛捐」，「棉衣捐」，「鄉公所捐」等等。每一省的徵糧所得，比中央的規定，普通是加了一倍，如浙江的徵實額為三百四十萬石，而該省實際所徵的糧食卻為七百萬石，每一縣每一村的徵糧額又是比各該省所規定的多了一倍至兩倍。因此，去年國民黨政府所規定的徵實徵購雖為八千八百萬担，而實際農民所支付的恐怕要在一萬七千餘萬担以上，這個數量，比較去年行總糧食調查隊所報告的全國農民這一年所缺的糧食量，還要多了一倍有餘，農民本來已經是在鬧糧食恐慌了，這個內戰的政府却又從他們口中，挖出一口稀飯來！

因為這樣，所以，大家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徵糧，無不痛心疾首。以浙江為例，戰前連同各種附加稅在內，大都約一元四角左右，合之當時米價，也不過徵到每畝一斗五升至二斗，現在連同帶徵公糧積穀等種種在內，每畝需要徵至六斗以上。這種變相的加賦，其所加的數量，不但超過了田租的收入（海甯嘉興一帶許多田賦，每畝所收租米只有三四斗），並且超過了農夫從事一年的牛馬生活所得到的實益，因每畝收益平均量不過一石五斗，除去徵實之外，餘量不夠人工肥料的開支。你看，這樣叫農民如何活下去呢？

在民窮財盡的今日，老百姓的確是沒有什麼可以徵勒的了。當局雖則十萬火急的在煎迫，但徵糧的成績却大成問題。行政院的命令是要在十二月底徵齊的，但在去年十二月間，浙江僅徵到一成，四川僅徵到四成半，湖南二成半，雲南三成，甘肅四成，廣東九分之一。這種情形，當然距當局的希望很遠，一些糧政當局，當然要挨罵；某些不願挨罵的糧政當局，只好「洗手」不幹。去年上半年，江西於陳茂型投水自殺了；到最近，四川和廣西的田糧處長席新鸞及嚴海峯亦先後引退。這不但證明老百姓的貧窮到極點，而且證明了國民黨的徵糧政策的末路！

三、國民黨的辦法

爲了打內戰，軍糧是不能或缺的，而各省的徵實是又差得很多，這將怎麼辦呢？細察目下情勢，南京的當局除了從國外購糧以外，似乎是採取下列二種辦法：

(一) 徵實劃歸地方部分，不許動用。按財政部原規定，田賦歸省者佔百分之二十；縣佔百分之

五十，十中央佔百分之三十。去年十一月間，中央當局却電令：「凡省縣級所得田賦實物及帶徵公糧，應待中央統籌收購，各縣市不得先行動用」。照這種情形，在十二月間，中央政府便可握得四五千萬担左右（包括中央與省縣級的徵實額）的糧食了。

（二）在徵實徵購之外，進行收購。如江蘇省本年度要購八十萬石（即京滬路各縣），浙江省本年度要購五十萬石，每石代價爲一萬六千餘元，這個價格祇及市價的一半而已。

這二種辦法，是不能解決內戰的軍糧問題的，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增強了他的矛盾。凍結地方所得部份，使地方預算頓成問題，這就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低價強行收購，使農民的負擔更加嚴重，這就增強了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矛盾！

國民黨政府在田賦問題上，以徵實徵借，去吸盡農民的稀薄的血液；而其徵兵政策又迫使廣大的農民走頭無路。這種三徵政策與日本強盜的三光政策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是這個妙處，國民黨將在廣大的大後方，普遍地製造一個漫無止境的內戰第二戰場來！

（一九四七、一、十一。）

四 中國經濟崩潰與美國

一、美國亦要負責

今年二月間所開始的經濟大崩潰，國民黨要負着嚴重的責任，因爲它發動內戰擴大內戰的結果，招致軍事上不斷的潰敗，軍事潰敗，自然動搖了那個以武力保證的法幣；因爲它發動大內戰擴大內戰的結果，招致財政上的深刻的破產，財政破產，只有不斷地乞靈於惡性通貨膨脹。新年發行二百五十元及五百元大票關金，就是通貨更進一步惡性膨脹的證明。通貨既然作惡性膨脹，必然要急速地降低法幣的「價值」；而同時，國民黨的苛捐雜稅窒息了生產事業，減少物資的供應；它的獨佔進口和打擊出口的貿易政策，降低了法幣的對外匯率，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之在金融市場中混水摸魚興波作浪，則又在加速法幣之崩潰的。無論從那一點，國民黨是沒法逃避經濟崩潰的責任的。

可是，使中國經濟崩潰弄到這田地步的，除了國民黨政府以外，還有美帝國主義。事實證明得很

明白：如果沒有美帝國主義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支持，這個獨裁專制貪污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早就倒下去了。國民黨之所以能向中國人民繼續張牙舞爪極盡其屠殺剝削之能事，就是依靠美帝國主義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支持；國民黨之所以能繼續把持政權並使中國的國民經濟陷於崩潰的深淵中，就是依靠美帝國主義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支持，因此，國民黨之能够使中國弄到這個田地，美帝國主義是要負責的。

不但如此，美帝國主義還直接加速中國經濟的崩潰。這就是美貨的傾銷與美國資本的對華投資。美貨對華的傾銷，是使人談虎色變的。除了打內戰的軍火以外，美國麥子、美國棉花、美國汽車、美國奶粉、西藥、香烟、糖果以及玻璃提包玻璃雨衣等，應有盡有的充滿了市場。三十五年前十個月中，國入口貨物的價格，共值法幣一、二二六、七六六、八六九、〇〇〇元，其中美國就佔了七一二、七〇四、九〇七、〇〇〇元，爲入口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八。一、出口方面，去年前十個月的總值爲二六八、五一八、七〇三、〇〇〇元，其中美國佔了一一六、五六〇、一〇八、〇〇〇元，爲出口總數百分之四十三·四一。這二筆數字，就證明美國獨是怎樣佔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了！

去年十一月四日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一個什麼「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使美帝國主義對華的經濟侵略，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十一月十七日南京政府又公佈「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這個辦法的目的是爲了保障那一批剩餘物資（除軍火外，尚有交通、五金、電料、器材、卡車、布疋甚至廁所用紙）在中國市場的獨佔。美國商品，過去是分批地進口的；現在則採用集體的姿態，以更大的陣容來摧毀中國的民族工業了！

關於直接投資，亦不斷在進行。什麼汽車零件廠，什麼麵粉廠，什麼製鋁公司，什麼奶粉廠，什麼捲烟廠，什麼水泥製造廠，什麼石油工廠化學工廠以至與中國官僚資本合辦的大貿易運輸公司（如陳納德的中美實業公司）等等，像雨後春筍地在發展着！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如何不萎縮？中國的市場如何不感到悶塞？中國的法幣匯率如何不日益降低？中國的金融貨幣如何不加速地動搖起來呢？中國經濟的崩潰，國民黨要負責；美帝國主義亦何嘗不要負責？

二、美國從今會洗手嗎？

國民黨所統治的中國，經濟崩潰已經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胆顛心驚的統治者，今天所採取的辦法是：一面以特務去鎮壓各城市的人民和工商金融家；一面則奴顏婢膝的跪在美帝國主義者的寶座之前，哀求輸血。特務鎮壓的效果，大家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看透了；至於後一個問題，則因老奸巨滑的美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的姿態，有不少人疑惑起來，有不少人認為國民黨爛到這個田地，美國是不會再加援助的事了。

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我們必須細心研究才對！

有一些事實使人懷疑美國會再對國民黨支持的，這就是：

(一) 杜魯門總統和前國務卿貝爾納斯會經宣稱美國可以通過進出口銀行對中國給予五億元的借款，但必須以「擴大政府基礎」為先決條件；換句話說，國民黨政府如果不改組，如果不延納「自由主義份子」參加，則美國這五億美元就借不到手。

(二) 自去年十一月間，國民黨政府公佈「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之後，一些在華美商就沒法「獲得限額的數量以外之貨物進口許可證；而一般半政治或半政府性質之公司，則利用其裙帶及政治關係，佔有若干市場」，因此，這些美商便不斷向華府叫屈，因而不免增長了美國與國民黨的矛盾了。

(三) 美國支持內戰政府的政策，已受到中國廣大人民的斥責了，去年秋間的剩餘物資之授受，就受到各方的反對；今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正式否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後由國民黨政府單獨成立的一切對外借款，更使美國當局不能不注意這個問題。

(四) 國民黨的統治越來越動搖了。軍事潰敗，經濟崩潰，政治破產，無論從那一點看來，它都不足負起替美國管理這塊殖民地的任務，這就不能不使美國考慮支持它的問題。

這四點，都是有其根據的。誰也沒有否認這些事實。可是，這些事實，並不足以說明美國將會洗手不給國民黨輸血，因為：

第二點所說的矛盾，並沒有根本動搖了美帝國主義在華的權益——特別是中美商約所規定的權益

。因爲「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是國民黨獲得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剩餘物資後所必須採取的步驟，限制進口乃在於使行政院的物資供應局能獨佔市場，能使這批剩餘物資的銷路不受私人進口商的競爭。從個別美國商人看起來，這是一個矛盾；但從美帝國主義整個政策看來，這個矛盾是不主要的。爲了獨佔中國，不能不暫時犧牲一部份商人的利益。在這裏，大獨佔資本家是不會吃虧的。

關於第四點，如果中國另外有一個反動勢力可以用作工具，那末，這個獨裁黑暗貪污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早就被沙姆大叔掉到毛坑裏去，可惜中國只有這個反動集團是有力量的。要保障美國在華特權，要保障中國永久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如果離開這個拿着大量現代化武器和特務體系的國民黨政府，那是不堪設想的了。就是馬歇爾所「指示」的所「借重」的什麼自由主義份子，亦是在擁蔣反共的範圍以內的。擁蔣反共的自由主義（像青年黨、民社黨以至一些國民黨化的非國民黨員），能够離開這個反動政權的槍桿而統治中國嗎？除非這個政權已崩潰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美國是不會洗手不干涉的。

關於第一點與第三點，只說明美國今天所考慮的不是支持不支持的問題，而是如何支持，用什麼方式，在什麼條件之下去支持的問題。方式與條件之考慮，絕不表示美國之不沾手於中國經濟的劇變，正相反，國民黨政權越動搖，美帝國主義就越焦急！

三、謹防扒手

國民黨當局是看清這兩點的，所以，他就哭哭啼啼的跪在美帝國主義面前求乞了。據本月十七日合衆社華盛頓電訊，那位駐美大使顧維鈞博士向馬歇爾所求的，不但提到「進出口銀行的五億美元的借款」，而且提到「立即開始實行日本對華賠款」和「繼續獲得美國剩餘軍火的問題」，同時，當聯總副署長傑克遜及哈里斯上校與中國分署署長艾其頓遊歷中國訪問南京期間，蔣宋向他們提出：「要求美國國務院將聯總撥給中國復興農業工業的二億四千萬美元中的億元，改爲可以在黑市場售賣的生產品，以便中國政府能換成現錢」（合衆社華盛頓十八日電訊）。國民黨的這種哀求，並不是沒有效果的，沒有幾天，要求聯總變賣棉花四千九百萬美元的消息，便在報紙上表露了！四千九百萬美元是二億四千餘萬美元的一部份；而二億四千餘萬美元則爲蔣宋向美要求貸款的一部份而已，你看，牠的

那個五年經濟計劃的投資，不是定爲美金七百億元嗎？在這七百億美元中，向外國借款佔三分之一，即二百二十五億美元。單筆數額，不一定借得到，但看看報上所設的「只要中國政府弄清用途並經美國政府同意之外，便可分批貸款」的消息；更看看美國「以更多之軍火支持國民黨政府之新方式，亦可能發現」（見文匯報合衆社華盛頓十七日電訊）的消息。就可明白美國是不會在今天洗才的了！

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輸血，就是火上加油，就是對中國人民輸毒，因爲美國的支持，不論是軍火或物資，結果是一樣用於內戰的，美國參議員勃魯姆說得很沉痛：「這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這麼一來，中國人多少性命就要給斷喪了」。

當然，美國的輸血是不能挽救國民黨的崩潰的，但，這種輸血，必定加強好戰份子的氣焰，必定加強內戰的殘酷性，必定使中國人民受難的時間要更拉長。因此，如果認美國輸血無補於國民黨的崩潰而降低其對於這件事的重要性，也是不應該的！

爲了中國的和平民主，爲了挽救中國的經濟崩潰，我們反對美國對內戰政府輸血！

（三十六、二、二十五。）

第二 財政與法幣的崩潰

一 深刻的財政危機

一、九萬餘億的支出

因為內戰的擴大與持久，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危機就一天比一天的嚴重起來了。爲了瞭解國民黨這一危機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必須對於過去一年和今年的財政情況，作一個周到的檢討？

去年的預算額原爲二萬五千億元，但實際上，這個預算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單單戰費一項就超過這個預算額一倍半了。以三百八十萬人的軍餉而言，去年一月至五月每月各爲一千五百億元；六月爲二千六百億元；自七月份起進行調整，軍餉急速增加，下半年（每月平均約五千億元）的軍餉約爲三萬億元，與上半年的一萬〇一百億元合併，共計四萬〇一百億元，若把彈藥軍服及輸送費（約二萬五千億元）計算在內，則國民黨政府去年投於內戰的戰費，竟達六萬五千餘億元了。這筆支出幾爲軍費原預算（一萬零零五十億元）的六倍半弱。龐大軍費的支出，自然會使整個支出急激地在膨脹了。

如果看看總支出，則情況大概是這樣：去年一月至五月，每月平均支出爲三千億元，六月份爲四千億元，七月份爲六千億元。到此爲止，原來寫在紙上的二萬五千億元預算，就完全用光了。八月以後的經費，完全是在預算之外的。八月份的支出已經爲上半年各月平均數的二倍，而九、十、十一月，又各有增加，十二月份由於物價飛漲，國民大會開會的耗費（一百餘億元）與年底軍餉發變薪（進入張家口時，一下子就發三百億的獎賞）增加得更多。估計去年後五個月的支出，恐在六萬五千億元左右；若與前七個月合計，則去年全年的支出，約達九萬餘億元。這個數字是去年原預算額的三倍半，是以前九年（從民國廿六年至三十四年底）總支出（二萬九千餘億元）的三倍餘。

支出是這樣的龐大，收入呢？

二、收入只有二萬九千餘億

國民黨政府的收入，可以歸納為稅收，國營企業利得，敵偽物資與美國剩餘物資的標賣及黃金外匯的出售四項，茲分別述之於下：

第一、稅收包括土地稅、關稅、貨物稅、直接稅及消費稅。三十五年度的土地稅歲入，除田賦（田賦征實征借總數原定為一億一千七百五十七萬市担，後經人民哀求，減為八千八百餘萬市担，但截至十二月間，就是把原來劃歸地方而被中央統籌收購的那一部份田賦實物及帶征公糧計算在內，約為四千五百萬市担，但因田賦征實，並不屬於貨幣收支範圍，當另論之）外，地價稅及地價增值稅，預算列為四百億元，契稅歲入預算列為七十億元，但全年實際徵收的土地稅約五十億元，契稅頂多五十億元，二者合計僅為一百億元左右。關稅每月「平均」為二百五十億元（上半年各月多在二百億元左右），全年最多三千億元。貨物稅成績較佳，據去年十一月廿三日的大公報，實繳額已達四千億元，但據十二月八日的上海商報：截至十一月底為止，已繳稅款只有三千三百二十九億餘萬元。比較起來，後者的報導似較切實些，若算至年底，貨物稅的總額恐怕只能達到四千億的數量而已。再加上鹽稅二千億元，貨物稅二千億元，則三十五年的和稅歲入約為一萬一千一百餘億元。

第二、國營企業中，資源委員會屬下的數十個單位，大多數是虧本的，最好的僅能維持本身的開支而已，前年成立之「中蠶」及「中油」，亦是歸入虧本的行列內。只有「中紡」及「台糖」有盈餘，這二個公司上半年的收入為一千三百餘億元，全年大約為三千億元。

第三、關於敵偽物資，據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公報所載，敵產總值共計一萬二千餘億元，三十五年度售出者五千三百四十五億元。至於美國的剩餘物資，價值雖則很高，但因去年秋間美國海員大罷工，運輸困難，每月至多只能運回三四萬噸；而其中大部分是軍火或軍用品，其可以出售而吸回法幣的，為數並不怎麼多。這筆物資，以官值匯率三三五〇元計算，合法幣七萬七千億元，其中約三分之一為軍火軍用品，則可供民間消費者只有二億六千三百餘億元。若分為二十二個月輸入，則每月只能拋出一千一百七十八億法幣的物資。剩餘物資合同之簽訂雖在秋間，但物資之到達中國，恐怕是十

一月以後之事，所以，三十五年度的收入中，剩餘物資恐怕只有二千五百億元左右！把去年的敵偽物資與剩餘物資二項合計，約合法幣七千八百四十五億元。

第四、出售外匯與黃金亦是國民黨政府的一種收入。中央銀行以四十五元美金購入一兩黃金，而以六十餘美元的價格在市面拋出，每拋一兩，就可賺得十餘美元，據各方估計，國民黨政府由於拋售外匯與黃金，每月約可賺得法幣五六百億元，全年約值七千億元左右。

把這四項收入合併起來，國民黨政府在去年的總收入，約為二萬九千億元左右。

去年這一年，支出是九萬餘億元，收入是二萬九千餘億元，收支相抵，國民黨政府去年的赤字，就要達到六萬一千億元了！

三、如何彌補缺額

如何彌補這一筆缺額呢？國民黨政府在去年中，曾經想出不少的辦法。我們看見它向美國乞得剩餘物資；我們又看見它竭澤而漁的增加各種稅收。例如八月間公佈貨物稅條例，從新開徵麥粉，水泥、茶葉、飲料、化妝品、皮毛、錫箔及迷信用紙七種新稅，並提高棉紗（從三·五%提高至5%）、土烟絲（從20%提高至50%）、土酒（從60%提高至80%）、洋啤酒（從60%提高至100%）五項舊稅；同時又調整鹽稅，「餘鹽」和「精鹽」的稅額每担皆從四千二百四十五元提高至六千二百四十五元。九月間開始徵收「特種過份利得稅」；又以鼓勵告密的方法，進行徵收遺產稅，但這些辦法的成果是有限的，以經濟中心的上海為例，從前年九月辦到去年十月底，偌大的城市，只徵得遺產稅一億四千萬元，納庫的只有四千萬元，這真是滄海一粟了！對於六萬餘億的缺額，又有什麼用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繼續走着通貨膨脹的道路。抗戰初起的時候，法幣的發行額為十四億元；抗戰結束的時候，法幣的發行額增加到一萬六千五百六十億元。三十四年年底為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五億元；三十五年六月底增至三萬一千四百四十四億元了。上半年每月份發行額平均為二千五百億元，下半年每月的發行額平均為六千億元左右，伍啓元先生估計這一年所增發的法幣，「總在二萬二千五百億元以上」。我認為這個估計，似乎太過謹慎，若以上述的情況而言，去年所增發的法幣約為

五萬億元左右。把三十四年年底的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五億元合計，則去年年底的法幣流通額當在七萬億元以上。這個數字恰為抗戰初起時的法幣發行額的五千倍。

四、今年九萬億元够用嗎？

去年一年就這樣地溜過去了，今年的預算據南京當局所公佈的總九萬三千二百億元。這個數恰與去年的實際支出相近。九年來的經驗，證明預算只能反映上一年的實支情況，而本年度的決算總要超過預算的二倍半至三倍。去年的決算是超過預算的三倍半的；今年呢？誰能相信九萬三千二百億元就可應付得了？單單軍事費一項就可把這個預算推翻了。去年的軍事費是六萬五千元，試問今年的軍事預算三萬八千億元怎樣能够用？除非是國民黨；打內戰！然而這難道是可能的麼？因此，國防部次長林蔚在參政會解釋軍事預算時，亦坦然說出債三萬八千餘億元，「與實際需要，恐怕差甚鉅」了（一月四日中央社南京電）。看看內戰發展的狀況和物價飛漲（由於生產機關被破壞與通貨膨脹）的趨勢，今年的實際支出，可能達到三十萬億元左右。收入呢？據目下的估計是七萬四千三百三十四億元。假定這筆收入全部都能實現，仍然要虧缺廿六萬數千億元之鉅，何況收入預算所列有許多是拿不出來的呢？看吧！去年的土地稅只有五、億左右，今年怎能一下子就增加到六千二百四十億？去年的遺產稅只有二三億，今年怎能一下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億？國營事業盈餘收入中，中紡列為四千億，但經濟部長兼該公司董事長王云五宣稱，該公司實際收入只有三千六百億元，其他像「台糖」、「中蠶」之流，更不必說了。至於最出風頭的貨物稅亦只有四千億元而已，在這經濟恐慌掃蕩整個中國的今日，怎能保證收到一千二百餘億元呢？

內戰在瘋狂的擴大；經濟在急速的崩潰，支出在飛躍的增加，通貨在拚命的膨脹。到這一年的年底，法幣可能增加至三十餘萬億，物價可能比現在還要高漲五六倍。國民黨的財政必然會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美國固然可能借他五萬萬美金，但這一筆款充其量亦只有三四萬億元而已，這又怎能彌補廿六萬億元的虧缺呢？

國民黨的財政是無法不崩潰的，可惡的是它同時一定會要把全國人民的生活和整個國民經濟，拖入大燬滅的火坑中去！

二 法幣有什麼前途？

一、法幣變成爛羊頭

到今天，法幣已經變成一個爛羊頭，爛到票面一百元的，人民還不把它當錢，更不用說十元五元的了。

法幣身價的降低，可以用各種方法測量出來。第一是物價。用物價之高低去測量法幣，可以看出法幣的購買力。據上海市政府所公佈去年十二月的指數，衣着已漲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倍；食物已漲至六千一百三十二倍；工人的生活費指數已達六千四百七十倍。上海市政府的統計數字，是以「保守」著名的，實際上，一般物價，早已超過一萬倍了。現在一萬元法幣的購買力，僅僅相當於戰前一元，這是大家在生活體驗中深深地認識的。第二是黃金市價的高低，亦可反面地看出法幣的「價值」，本月十二日，上海黃金市價為三百八十萬元。比去年夏間的市況，漲了三分之一；比抗戰以前，亦已漲了數千倍。第三是外匯，因為外匯統制的關係，所以黑市外匯尚未能照應有的程度而上升。據中美兩國物價與美元的比例而言，在去年十一月間，中美的真實匯率，早就應為一個美元等於法幣一萬五千元了，這比戰前祇漲了五千倍，這三方面都是證明法幣的「價值」之下跌的。黃金與外匯，因中國政府的控制而不能完全反映其實值，故三者中，以物價的反映較為切實，法幣的價值，只等於戰前的萬分之一了！

法幣跌價的主要原因，是通貨膨脹，抗戰的時候，政府沒有致力於增加物資的生產，而以發行鈔票為能事。抗戰開始時，法幣發行額為十四億元，抗戰結束時，法幣的發行額增至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億元，增加了一千餘倍。抗戰結束以後，內戰爆發了，擴大了，軍事費又不斷地增加。三十五年的實際支出（九萬億元左右）為預算（二萬五千萬元）的三倍半，而收入却不到三萬億。收支相差，缺額竟達六萬億元之鉅。這個缺額就是以發行鈔票去挹注的。估計去年年底的法幣發行額約在七萬一千一百餘億左右（連前年年底所發行的都包括在內）。一年之間，法幣的發行額，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像這樣，法幣的「價值」，怎能不急速下跌呢？其次，日本投降以後，外貨——特別是美貨，像潮

水般的湧進。去年每月入超平均在一千億元左右，全年合計，差不多要達到一萬一千餘億元了。入超加多，則外匯的需要便急；外匯的需要急，則法幣的匯率便不能不跟着降低了。這是法幣貶值的另一原因。還有一點，這就是官僚資本的興波作浪與混水摸魚。特權份子利用其政治上特殊權勢，拿用國家的公帑；而竭澤而漁的稅收和做偽物資的拍賣，又在他們的劫收和吞食之下，大打折扣了。政府的收入既因為官僚們的侵吞揩油而減少；政府的支出又因為他們的巧奪豪取而不斷增加。這樣一來，法幣之發行便不能不加兜起來了。何況他們利用其權勢去壟斷入口貿易，大量地輸入美貨，大量地增加外匯的需要呢？

二、法幣能够挽救嗎？

法幣的惡性膨脹，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佔了全世界的第二名。除了匈牙利以外，誰亦無法比擬！全世界的人民在看清了這一點；全中國的人民在看清這一點；就是那個國民黨當局，亦何嘗不知道法幣已經是一個爛羊頭？因此，他們——國民黨當局，亦在「設法」措置這個問題。他們的辦法是：

(一) 增加稅收，使法幣回到政府手中去。去年八月間公佈貨物稅條例，從新開徵麥粉、水泥、茶葉、飲料、化粧品、皮毛、錫箔及迷信用紙七種的新稅，并提高棉紗，土烟葉，土菸絲，土酒及洋啤酒的舊稅，同時又提高「餘鹽」與「精鹽」的稅額。去年九月間，開始徵收特種過分利得稅，又以鼓勵告密的辦法，進行徵收遺產稅。最近又將公佈特種過分利得稅並舉辦特種營業稅，從財政金融的原理來看，增加租稅特別是直接稅，就可使人民的購買力歸於政府，就可使市面的籌碼有效地減少。

(二) 黃金政策。中央銀行以四十五萬元購入一兩的黃金，而以六十餘美元的價格在市面拋出，每拋一兩即可應得十餘美元，似此，拋出黃金不但可以吸收游資使法幣回籠，而且可以使一部份游資成為國家銀行的利得了。

(三) 廠產與剩餘物資的標售，據劉攻芸氏的報告，廠產總值為一萬二千餘億元，三十五年出售五千三百四十五億元，本年度還可出售二千億元，美國剩餘物資折合法幣亦達七萬七千億元，其中大部分為軍火，假定其中可以出售的占三分之一，則可以回籠的法幣，可達到二萬八千五百餘億元，日

賠款尚不計算在內。

(四) 聯總分項給中國的救濟的物資，約為二千七百零九億元，這些大部分物資在市場販賣，可以收回不少法幣。

(五) 華僑匯款回國，估計一九四六年其數不致在一億美元以下。這一筆匯款可能收回法幣六千億元。

除此之外，政府還使用外匯統制「出口物品的押匯」和限制入口的辦法，藉以增加外匯的收入和減少外匯的需要。這都是打算減少法幣值的波動，削弱法幣幣值跌落的趨勢的。

當局所使用的這些辦法，在理論上，未嘗不通，但實際上，效果是良有限的。以稅收來說吧，去年的遺產稅還不到二億元，全部直接稅去年一年頂多亦只有一二千億元而已。這筆收入如果與龐大的發行額比較，那真是滄海的一粟了。怎能發生收縮法幣的作用呢？何況一些直接稅在實際上都變成間接稅呢？如杭州的所得稅並不是根據利得的多少，而是硬攤派的。據去年十二月廿四日滬文匯報所載，該市去冬要攤明四十一億元。結局這四十一億元一定又由商人轉嫁給消費者。物價自然跟着提高，法幣的購買力自然跟着下降了！黃金政策呢？當黃金在大量拋售的幾天，全市自然會趨穩定，法幣的行市亦就會跟着穩住了，但是拋售黃金所得的法幣是與財政部所增加的發行額不能比較的，每月中央銀行由黃金所收回的法幣大約為五六百億元，而每月發出的法幣却為五六千億元（以去年下半年而言）。正正是一與十之比。就是把票幣敬奉約五千三百四十五億元，出售美國剩餘物資的三千餘億（二十二個月運完，每月可在市場上售出約為一千二百餘億元，去年十一月份始運來第一批），聯總救濟物資的二千餘億元和華僑匯款的六千億元，一齊計算在內，去年一年所收回的法幣，亦只有二萬億元上下而已，這箇數目，恰好抵去前年年底的法幣發行額，至於去年所增發的五六萬億元，則是「沒法過問」的了，像這樣，如何能阻止法幣的下跌呢？

三、法幣頹瀉無可避免

如果看看法幣的生產情況就可明瞭牠的跌價是無可避免了，現在除了在美國和英國倫敦定印之外，在國內，一共有二十六個印刷廠在印製，其中以上海的中央印製廠最為龐大，這個廠就包括了好

幾個單位、生產效率是進步得很快的。去年十月份上海的法幣生產量，每分鐘約為一千六百萬元！你看，快不快？可惜法幣跌價使牠的生產速率打了一個折扣。假定一個月要印五千億元，則票面二千元的法幣、就要印二億五千萬張了！這不是很麻煩的嗎？

因此，目前就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就是，發行孫幣好呢？還是保持法幣而發行大票（一萬或五千元一張的）好？對於這個問題，上海的經濟學界發生了一次討論，有人主張立即變幣鈔，理由是「金本位可以阻遏戰火」（?!）有人反對此時進行改革，以為不顧時空條件而立即改變幣制，將會被人利用，危害人民生計，更是罪惡。所謂「金本位可以阻遏戰火」，乃是一種莫明其妙的妙論；但如果以為今天反對貨幣改革，就不危害人民生計，那亦是一種不遇到的看法。離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而單談幣制，是討論不出什麼東西的，是會陷於矛盾之中的。你說這種幣制應該維持嗎？它現在已經成爲一個爛羊頭了，怎麼維持下去？你說馬上要改幣制改革吧？那末，我就要問問你：「在這種政治經濟的條件之下，在財政危機已經萬分嚴重的今日，你將如何改革？你怎能使改革後的幣制——孫幣，不會變成法幣第二？正當學者們孜孜地在討論幣制時，那幾個擁有槍桿擁有權力的人却在暗暗地笑他們是傻瓜伙！這些擁有權力的人並不關心國民經濟的情況，他們關心的只是在於如何減少印刷費，如何使票面提得更高，如何使軍費更容易支付得過去而已。

看看目下的情況，孫幣似不會在最近期內發行；票面五千及一萬的鈔票，或許是當局所採用的過度辦法吧！這種政治經濟情況如再拖下去；則這個爛羊頭——法幣，亦只有再爛下去吧了！

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

二 法幣崩潰了

一、不斷的動搖！

本年二月初，國內的金融市場又瘋狂地起了急性的變化；法幣崩潰的浪潮席卷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的城市。在上海，黃金的市價從月初的四十八萬元漲到十二日的九十七萬元；美鈔的市價從月初的九千四百元漲到十二日的一萬一千餘元；港幣的市價從月初的一千八百三十餘元漲到十二日的三千六

百餘元，在廣州，十日黃金漲至八十三萬五千元，美鈔一萬一千元，港幣二千五百五十元；反映在香港的是：法幣期貨（以十一日爲代表）跌至三。二（即一萬法幣等於港幣三元二角），現貨跌至四。一〇，申電跌至三。五。這是法幣傾瀉的新低價。

從三十五年入冬以後，法幣的行市便越來越暗淡，它的波動便越來越迅速了。弄得大公報亦不得不這樣寫着：『過去經驗，金融物價一度波動之後，可能有一二個月的穩定；目前形勢，竟是日日變動，時時深刻化』（二月六日該報社論）。是的，過去是一二個月波動一次的，最近却縮短到十日半月就來一次了，而且波動的程度是一次比一次來得劇烈的。

看吧！

去年（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滬市的金融在波動着，此次的行市，美金漲至六千四百元，黃金漲至三十二萬元；八天之後（二十一日），又波動了。此時美金漲至七千五百元；黃金漲至二十六萬元。陽曆年關，因中央銀行拋金，金鈔價格，稍爲收縮，但陽曆挨過不久，金市又迅速回漲。一月九日的美金漲至七千六百八十元；次日黃金漲至三十七萬八千元。十三天之後（一月二十三日），黃金竟一度漲至四萬五千元，十二天之後（二月九日），黃金美鈔就瘋狂的上騰了，黃金漲到快近一百萬；美鈔漲到超過二萬元，港幣漲到突破三千元的大關。這個過程；不是證明法幣波動的週期，越來越短縮麼？不是證明法幣跌價的程度越來越利害麼？

爲什麼在跌落之後又能回頭呢？第一是中央銀行之不斷拋金。去年十二月中旬，央行竟於一天之中，拋出黃金五噸；去年十二月三十至今年一月五日一週間，明拋三百九十八條；一月六日至十二日明拋四千七百四十八條；總共拋回法幣一千一百八十九億。這就使市面爲之緊縮一下了。第二是舊曆年關之前，有大批僑匯匯回中國，增加對法幣的需要。第三是在陽曆與陰曆之間，商家忙於集中頭寸，從事軋賬，因而相當地增加對法幣的需要。在這裏，第一個因素是比較有效的，但亦只是相對的意義而已，它的影響是不能持久的。法幣傾瀉的因素，像一座火山一樣，片刻間，它就燒乾了一點一滴的清水！

二、崩潰是必然的

法幣崩潰的基本原因是很明白的：第一是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破壞了國家的復員建設，并且造成極其可怕的惡性的通貨膨脹；第二是美國獨占資本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美國貨泛濫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民族工業和手工業被它打得落花流水，去年一年的出口僅爲入口的一個尾數，而入口貨中，美國幾乎佔了三分之二。進口多而出口少；美鈔的需要急增，法幣對美的匯率便沒法不下跌了；第三是國民黨的重稅政策窒息了生產事業，減少了物資的供應，而其獨占進口和打擊出口的貿易政策，則不斷地在降低法幣的對外匯率；第四、國民黨的黃金政策給與它他們自己的官僚資本——特別是四大家族——以發財的機會，它們以種種辦法，從國庫中取得法幣，又通過黃金政策把法幣變成黃金，這麼一來，金融市場便沒法平靜了，第五、國民黨的財經政策迫使一般資金急速逃避，資金逃避的結果，必定發生反射作用，必定回頭去增加黃金或美鈔港幣的需要！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就形成法幣的不斷下跌了。

這些因素使法幣不斷下跌，而中央銀行的黃金政策，僑匯或年關的關係，雖然具有沖淡的作用，但沖淡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因之，在大跌之後，雖則可以來一個回頭。但回頭總不能持久的。這二方面的因素在鬥爭，下跌的因素是佔了優勢的，可以在表面上便呈現着一陣一陣的波動，一陣比一陣來得更快，來得更兇了！

這一次法幣之所以突形崩潰，乃是上述各因素發展的結果，具體說來：（一）國民黨擴大內戰之後，軍事上不斷潰敗，從去年七月份算到今年一月底，國民黨軍已經喪失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達五十六個旅，而宿沭、項城蘭陵及魚台金鄉三大戰役，更蒙受極大的損失，對於魯南的進攻，表面上雖獲得臨沂，但損兵折將，得不補失，軍事上不斷失利，不但降低了前線的士氣，而且動搖了後方的市場。因爲法幣是以國民黨的槍桿爲保證的。軍事失利了，法幣是沒法不動搖的。第二、國民黨的財政破產，日益嚴重，今年一月份的軍費支出，已達九千億元；照此情形，上半年的法幣發行額，平均要達萬億左右。新年第一件大事是發行二百五十元及五百元的關金大券。這種辦法，是公然告訴人民，惡性通貨膨脹已走上新階段了。第三是國民黨政府宣佈於二月六日開始對出口貨津貼匯率百分之百；對於入口貨則增加百分之五十的附加稅，使出入口幾乎陷於停頓，這一件事亦是在刺激金融市場的。

法幣的崩潰是必然的，好像一個久病的人一樣，只要吹着一點寒風，他就一定倒下去的！

三、特點及其影響

這次法幣的崩潰，有一些特點為過去歷次波動所沒有的。這就是：

(一) 過去法幣波動的時候，中央銀行在一二天之內拋出黃金，就可暫時將風潮「平息」下去；這一次就不同了。年來不斷拋金，央行存金，漸漸枯竭，據說風潮爆發時，所存金條只有四萬八千餘條。偌大一個中央銀行只存這一點金，實在太可憐了。因此，此次風潮來時沒法多拋，因之，金價就越來越漲，把黃金政策沖垮了！

(二) 過去上海金融市場中，黃金漲價是在三五萬的限度內的，而這一次的金價却是十萬十萬的飛漲，美鈔過去漲價是三五百元為限度的，而這次的市價却是五百一千的在暴漲着！還說明法幣跌價的速度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了！

(三) 過去金融風潮大約在三五天內便可平息，但這一次是不同了。二月五日開始的波動，一直發展到十四日還未稍殺，如果當局不把它的最後的王牌——特務鎮壓！拿出來，恐怕是沒法穩住的，就是用了暴力把公開市場打碎了，但黑市仍在地下進行着！

(四) 過去的金融風波固然同時引起物價的暴跳，但金融平靜時，物價亦可同時回頭，這一次却不大相同，上海的金價，因為當局的武力鎮壓，規定為每兩四十八萬元，但米價仍在十三四萬元之間，沒有跟金價之被抑而低下來！

(五) 過去的金融風潮，只是擠着買金而已，只是倒閉了一些小銀號商號而已，這一次可就不同了。上海的風潮伸入到商品市場去，爆發了搶米風潮，廣州則有一個時候，大家關了店門在馬路上踉蹌。從經濟危機發展到社會危機，這是以前的金融風潮所未見的！

這次的法幣崩潰，吃虧最大的是老百姓，因為(一)工人苦力職員以至公教人員，都因幣值之下跌而減少其收入。不到十天，法幣跌了一半以上，但在這個時間，工資和薪水，是依然保持原狀的。收入照舊而貨幣購買力再低一半，這不是把工人苦力和公教人員的收入打了一個對折嗎？(二)法幣暴跌，物價暴漲，工廠的生產成本就必大增，而市場方面則因社會購買力之降低而縮小，這麼一來，

工廠和公司行號必定從事緊縮了。失業的人數自然跟着增加了。舊曆年關，上海的失業工人已達十五萬人，重慶已達十八萬人，再加上新的失業，不久就可達到二三十萬人，如果再把其他城市都計算在內，那就更可怕了！（三）農村雖然不像城市一樣，但法幣崩潰的影響，亦是不輕的，法幣暴跌，糧價暴漲。農民雖生產糧食，但握有糧食的乃是地主。故糧價飛漲加速了農村的破產！使地主更速地肥胖起來！（四）法幣崩潰，使商業沒法經營，使工廠沒法進行生產，因為成本人天在漲，商業者陷於不能賣和不能不買的矛盾，在賬面上賣出雖然賺錢，但盈餘的法幣並不能購回原來的商品量或生產規模。這麼一來，工商業破產了，中小獨立生產者更要破產了！

法幣的崩潰使人民蒙受極大的災難。這一災難都是國民黨當局所賜予的。但在另一方面，法幣崩潰乃是南京政府財政破產的反映，乃是反動份子內戰路線沒法再拖延下去的反映！在這裏，或許有人認為這個內戰政府因為這麼一來，就壽終正寢吧！這種看法，是把問題弄得太簡單的。因為：

（一）國民黨的貨幣金融是以它的所悍作為保證的，在它的軍事大潰敗以前，它還可能用暴力用特務去鎮壓市面。日來上海廣州之所以暫能穩定就是如此。

（二）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對於法幣崩潰的反響，其程度是不能與城市同日而語的，現在國民黨當局正以這一點去自欺欺人，說法幣崩潰對農村，完全沒有影響，這顯然是武斷的胡說。但若把這一點估計得太奇，認為廣大的農村就會因為法幣之崩潰而馬上騷動起來，那是不合事實的。如果離開國民黨的三農政策，如果離開民主運動的擴大與深入，單單依靠法幣崩潰的影響，是不能一刀兩段的切斷農村的韌性的。

（三）美國還可能替他輸血，馬歇爾日爾對記者的表示，並不是完全關門。而是在考慮輸血的方式。像一個快要沒頂的人一樣，碰到一根草，他總是要抓的。國民黨今天是大是死命的拉住美國，美國今天是不會決然洗手的，如果太簡單太主觀的去看這個問題，那是很危險的。

因為這幾個原因，所以我們對於當前經濟兩潰應當正確的把握它的嚴重性，但不能估計得過高；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能認為國民黨因為有上列三個因素，就可化險為夷，就可安然使法幣回到以前的水準，就可使它的統治區的財政經濟能支持它把內戰長期打下去。不，這是不可能的，國民黨區的經

濟，不可能立即就垮台；更不可能安然恢復它的健康，（它根本就無健康之可言），今天的趨勢，最多只能爭取一個拖字。在拖的當中，法幣可能賒略回頭（如十四日以後的情況），但動搖却一陣陣的來，一陣比一陣來得更快，來得更兇。所以這次法幣的大崩潰，是空前的，但並不是絕後的，還有更險惡的局面在前頭！

經濟崩潰是國民黨內戰路線的必然結果，這對中國人民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打擊，國民黨的好戰份子，應當負起這個殘害中國人民的責任！全國人民必須起來反對國民黨政府這種害國殘民的內戰政策和獨佔一切窒息一切的財政路線政策！只有實現中共的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狀況和取消一黨包辦的偽國大偽憲法，只有取消一切的有利於四大家族的財經政策，才能挽救中國的經濟崩潰！

第二 國民黨能挽救經濟崩潰嗎？

一 經濟魔術有什麼用處？

一、欺騙是爲了刮削

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的做法，有二個特點，一個是刮削，一個是欺騙。當然，這兩個特點是互相關聯的。欺騙是爲了刮削；刮削得越兇，越困難的時候，就越需要欺騙！

過去的事情太多了，讓我們把最近的做法拿來看一看吧！

二 財政上的欺騙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是國民黨政府所公佈的本年度的國家預算，這個預算規定今年的總支出爲九萬三千二百億元，根據歷年的經驗，這完全是一個騙局，太遠的不必提了，看看最近三年的實際情況吧！民國三十三年預算七十五萬五千萬，而實際支出爲三千五百萬元；三十四年預算二千六百三十八萬萬元，而實際支出則爲二萬六千億元；三十五年的預算是二萬五千五百億元，而實際支出却接近九萬億元左右了。這不是證明麼？這不是證明預算完全沒實際意義麼！就是大公報亦不得不說出「照這幾年的經驗，每年年初的總預算數字，常常爲年末最後一月的實際收支數」（本年一月三十日該報社論）的話來了。根據實際經驗，除了這一點之外，還有另一特點，就是每年的實際支出，常常爲它的預算的三倍左右，去年的實際支賬是預算的三倍半；今年呢？如果以三倍計算，可能達到三十萬億元左右。這是甚麼一個數字？國民黨政府是知道這樣會使人心動搖的，因此，就照舊法把這個假預算提出來了，然而，這又有甚麼用處呢？

今年總預算的另一個欺騙，就是「規定」軍費「約三萬八千一百億元，合總支出百分之四十強」。這是多麼「好聽」的一句話！軍費從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降到百分之四十。但，還能做得到嗎？三

萬八十一百億元可以做什麼？尤其量還不够二百五十個師的軍餉（每師每月以十二億計），何況還有彈藥、糧秣、軍服、馬乾及運送費等等呢？如果照這個預算規定，每月的軍事費只有三千一百億而已，但軍餉一項就要佔去三千億元，剩下一百億能做什麼呢？於是當局就要一個花樣：一月份支付的不是二千一百億，而是一次由國庫緊急撥支出至三月的軍費——九千億元了。這不是「寅吃卯糧」而是「子吃寅糧」！這樣子弄下去，今年的軍費支出，至少就要達到十二萬億，這樣子弄下去，今年軍費在總支出中所佔的百分比必定不是百分之四十，而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了！然而國民黨却厚着臉皮，硬說軍費只佔支出約百分之四十，這不是當面撒謊嗎？

今年預算的第三個欺騙，就是「黨費無項目」。國民黨的四大家族，把中國作為他們的私產。廿年來，吸盡中國人民的血液。為了避免人民反對，無恥地說從今年起黨費不從國庫開支（？）可惜的是假的纔是假的，國民黨所用的辦法，一看就明白：第一是轉帳；第二是逃帳；第三是移系統；第四是事前預支。在這個「預算案」中，今年建設及復員救濟費，從去年百分之一九、二一，增至三十二，去年的偌大一筆「救濟費」救濟了誰呢？今年這一筆佔總支出百分之三十二的「救濟費」誰能說不被挪用於「黨務」？同時，今年的教育經費是三千四百億元，其中一千多億是專作國民黨各種文教機關的經費的。這是不轉帳嗎？「再以收入方面而論，政府亦運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保留了黨費以及其他不能公開宣佈的各種費用的來源，即使「官」辦的中央社也沒有辦法來掩藏這個秘密了。」（本年一月十三日上海文匯報）許多國營事業的營業收入，在預算中沒有列入，郵政儲匯局（GG控制的）連項目亦沒有，農民銀行（陳果夫是董事長）的收入列入五億元，中國通商銀行及中國實業銀行只各列入二百萬元。真是笑話，郵政儲匯局今年一文不賺？農民銀行只能收入五億元？中國通商銀行和實業銀行只能各賺二百萬？就以他們的資本來放比期，獲利亦不僅數千億元。預算上這樣的裝痴作聾，無非是要把這些銀行的收入移作黨費而已！這不是逃帳嗎？第三、屬於國民黨的國際宣傳處決定改隸外交部；把黨辦的中央政治學校和團辦的中央幹部訓練學校合併改為國立政治大學。這不是轉移系統嗎？第四、在去年春天，CC就在設法「籌備」該黨的基金了，去年二月間在政府宣佈美匯匯率變為二〇二億元的前夜，CC頭子就用中國農村電影教育公司的名義，以二十元的官價，預先買進美

全外匯一百一十九萬元了，以當時的匯水來說，每百美元就可賺得二千元，一百一十九萬美元，就可賺得二十三億八千萬元了。這只是許多事實中的一例而已。這就是事前預支的做法。在這幾種辦法之下，國民黨的黨費依然是從國庫中開支的，依然是用人民的血液去維持其特務活動的！

這就是國民黨在財政預算上的欺騙。

三、貨幣上的欺騙

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已經爛到像一個爛羊頭了，截至去年年底，法幣的發行額已達七萬數千億元了，今年的支出比去年還要增加三四倍，因此，今年的法幣發行額就要超過去年的幾倍了。

在內戰擴大的情況下，通貨是沒法不膨脹的，但法幣已經膨脹得太顯著了，這就會使人民易認識，如果公然印行一萬元的法幣，就會使人民驚駭起來，因此，國民黨政府就使用另一種方式——關金大券了，在票面上這是二百五十元和五百的關金，在表面上，它們並沒有公然印着五千元或一萬元的字樣。從技術上說來，這是煞費苦心的，從本質上說來，這是國民黨麻痺人民的一種騙局！不但如此，國民黨還有更無恥的行爲，這就是，它們竟倒時填日，在這個新版的關金上，印着「中華民國十九年印」的字樣。這個新版關金發行之次日，中央銀行某負責人對中央社記者稱：「戰時我國因印製設備之粗簡，券料輸入之不易，所印鈔券，未臻精良，今者上述困難因素多已消除，本行擬將鈔票印刷力求精美，鈔券版別，陸續減少，以期漸趨統一，此次發行新版關金二百五十元及五百元兩種，印製極精」。從這段話證明，這批新版關金是在最近印製的，但票面上，却赫然印着「民國十九年」，這實在太無聊了！有一位記者憤慨地寫道：「似乎在十七年前政府已經預知在民國三十六年初，通貨會膨脹得不成樣子，鈔券的格式繁複得千奇百怪，必須請出這二位大將來收拾亂局，所以預爲儲備（並且不憚麻煩，從上海把它們搬到重慶，裝得好好，抗戰結束後，又原封不動的從重慶送回上海南京——引者加），否則在民國十九年印這種大券，到底意味着什麼呢？」這真是無聊到極點了！

至於發行孫幣的消息，則是準備向美國要求借款的，國民黨政府那裏有心事要整理幣制？

四、對於工商業的欺騙

對於工商業的措施，今年的開鑼戲是根據「穩定紗價辦法」，由「紡建」出面，代政府購收上海

各紗廠以外棉爲原料織成的紗布的半數，再代政府在市場公開拋售。據Ty宋對第六區棉紗織工業團業公會全體理事的表示，「我本擬收購全部產量，現在只收一半，即將數控制紗布價格了」。本年一月五日大公報。如果這句話是實在的話，則收購棉紗的目的是在不抑市價了，但實際完全不是這一回事。收購辦法實行之後，按照限價配紗的辦法已廢止，由「紡建」於一月十二日起恢復掛牌開紗，第一、二天開紗的情形，儘管紡建牌價較黑市紗價略低（二支紗開價爲二百四十五萬元），但較末型配紗限價二十支紗標準一百九十七萬五千元，已經高出十七萬左右了。事實證明「收購棉紗，並不是爲了平抑市價，而是爲了獨佔民營紗廠出產的棉紗，爲了可向購買棉紗的人，向消費紗布的人民撈一筆進賬。文匯報覺得很好，「棉紗的自由買賣恢復之後，紗廠可以隨市供售，利潤不受限制，而政府也可以其所掌握的半數紗布，來補助國庫」（本年一月十五日社論），這是一種露骨的掠奪！

對於出口業，除了在津貼制上耍一套魔術以外，還成立一個甚麼輸出推廣委員會，第一期輸出土產的資金爲美金五千萬元。顧名思義這個組織應當是以推廣輸出爲任務的，但事實上，「這所輸出」，對於出口商沒有一點好處；對於生產這些土產（如茶葉、生絲、豬鬃及桐油等）更沒有一點好處，因爲這種「推廣」是要經過中央信託局去執行的。中央信託局之收購土產，照例是低於成本的價格的。如果沒有達刊目的，牠就甯可置而不顧。去年湖北所產的棉花，因爲找不到銷路，請求政府設法收購。直到現在仍沒下文，棉花賣不出去，棉農和棉莊都在恐慌，但政府却雷厲風行的開放外棉結匯，大量購進美棉，這不是很矛盾的嗎？上月在上海所成立的「上海絲織產銷營公司」，亦是「生產有道」的。該公司是由滬市絲織業聯合設立而由中央信託局供給原料進行生產的，據契約規定，公司如有盈餘，官方的絲織輸出委員會須提三分之一，同時中央信託局的出口絲廠，每磅只售美金六元二角半，而售給公司的竟索價每磅七元。這一切，無一處證明國民黨政府是在推廣輸出；但無一處不證明國民黨政府是在「推廣」收入。

對於工商業，國民黨政府的幹法，百分之百的顯示它的買辦的和封建的二重性。

五、五年經濟計劃是一個更大的騙局

一月底所公佈的所謂五年經濟計劃，更是一個極無恥的欺騙。據聯合社電訊：「國府文官長兼中

央企劃委員會祕書長「吳鼎昌氏，單獨接見該記者稱：「中國五年經濟計劃甫經蔣主席批准，交由行政院執行，所需經費，按法幣三元合美金一元之戰前價值計算，共二千二百億元，其中三分之一由國庫支出，三分之一由外人投資，三分之一則來自人民。」從下列各點，可以證明這是一箇澈頭澈尾的騙局！

(一) 國民黨的一切措施，完全是爲了打內戰的。在國民黨的砲火破壞之下，從城市到農村，從工商到金融，皆陷於混亂衰敗之境地。這樣的情況，試問經濟建設從何處談起？

(二) 這個計劃所需經費達戰前幣值二千二百億元，即美金七百億元以上，如折合成現在幣值，竟需法幣一千零五十萬億元。偌大一筆經費，試問何處去籌措？吳鼎昌說三分之一由國庫開支，三分之一由人民負擔。按三分之一就要達法幣三百五十萬億元，試問國庫從什麼地方取得這麼一筆鉅款？就是以五年來平均，每年亦要負擔七十萬億元。今年國民黨政府的全部預算，字面上寫着九萬餘億元，實際恐要達到三十萬億元左右。這三十萬億元已經是沒有辦法了，那裏再來一筆超過「三十億」的二倍半的經費呢？難道政府決心今年一年要增發九十萬億（連今年支出的不足額包括在內）的法幣嗎？人民方面，要一年再擠出七十萬億元出來，那只有把全國男男女女，當作奴隸去賣給美國，否則沒有法拿出這筆鉅款來的！

(三) 從計劃的內容來看，交通佔投資總額百分之三十六，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七，農業佔百分之五。中國是一個農業佔優勢的國家，工業產品的總值，就在全國總值的百分之十以下，如果要發展工業就先奠定工業化的前提——改造農業。國民黨今日正以徵兵徵糧去破壞他的統治區的農村，正以飛機大砲去破壞進行土地改革的解放區農村，這已經沒有工業化的前提了，而在「計劃」中，農業的投資竟佔百分之五，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這三點證明所謂五年計劃完全是假的，爲什麼它們要在這個時候提出一個計劃來呢？這是馬歇爾在其臨別贈言中所提的五億美元借款底必有文章。馬離華不久，美國進出口銀行發言人就說：「中國如能獲得已指定之五億美元借款，必須於五個月內，整頓其經濟，換言之，中國政府必須於六月三十日以前提出詳細的計劃書，說明如何運用此項借款」。這麼一來，南京政府就不早不遲，在這個時

候提出這個什麼五年計劃了。由此可見，國民黨政府的五年經濟計劃，絕對不是爲了經濟建設，而是爲了爭取得五萬萬美金的借款，拿了這筆借款，買軍火，去挽救其嚴重的軍事危機！

六、必需戳穿這些欺騙

國民黨政府的這些騙局，完全是一種淪落的做法。歷史寫得很明白，統治者在快要淪落的時候，總不出「日暮窮途，倒行逆施」八個字。財政經濟上的騙局，就是倒行逆施的好例！

這種騙局是無補於它的命運的！黨費固可用轉賬逃賬等辦法去取得公帑，但預算上所寫支的支出，是沒法保持得住的。鈔票雖可改用關金的票面，但誰都曉得這是通貨的深度的惡性膨脹；牠的買辦獨佔與土產獨佔只會加強工商業與它的矛盾；五年經濟計劃是欺騙不了中美兩國的人民的。中國人民決不承認一切支持內戰的借款，美國人民亦是反對這種破壞中國的借款的！

爲了中國的前途，爲了人民的生活，我們必須戳穿國民黨的這些欺騙！

三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二 評「經濟緊急措施方案」

一、「武力經濟學」的再版

幾年來，正當希特勒在暗呼叱咤的時候，正當德國國社黨還在德國蹂躪人民吞滅中小生產以製造超等托辣斯的時候，有一位被他們驅逐出捷克的自由主義作家叫做佛蘭芒克（Egon Munk）的，寫了一本書，題爲「武力經濟學」。這一本書包含了不少的錯誤；但在分析法西斯蒂的經濟掠奪，是有其獨特的見解的。

「武力經濟學」的特點，就是用暴力作資本，用暴力去推行其威脅、劫掠與欺騙。處在武力經濟的國度裏，大多數的人民是被剝奪了一切的；而少數特權的人物則壟斷了一切，用佛蘭芒克的話來說：就是「中古社會穿着二十世紀的外衣又出現於世。這一種新階級制度擁有戰鬥機和降落傘，擁有無線電、統制的報紙和祕密警察，其中堅份子則握有「一手持劍一手持播音機的特權」」（見武力經濟學徐譯本第四十頁）。

這一幅恐怖而凄愴的圖畫，並未跟着希特勒之死亡而死亡，却在內戰擴大的中國（國民黨區）展開出來了。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國民黨政府公佈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就是希特勒的「武力經濟學」在中國的再版！

二、威脅、欺騙、劫奪。

國民黨政府的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包含了「平衡預算」、「取締投機」、「發展貿易」、「穩定物價工資」、「執行工商管理條例」以及「供給日用必需品」等項。如果單從這些項目的字面看來，未嘗不是「娓娓動聽」的，但，如果進一步把條文讀下去，那就使人「嚇倒」了！其實，在十六日公佈這個方案以前三四天，上海、南京、廣州以及其他大城市，廣大的人民已經早在恐怖中過活了。特務橫行，市場死寂！十六日所公佈的這個方案，不外是這種恐怖統治的「應有文章」而已！

在本質上，這個方案可以歸納為三個特點：第一是威脅鎮壓，第二是露骨劫奪，第三是無恥欺騙，用一句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硬軟兼施」。但在這裏「硬」是主要的；軟是次要的。威脅是主要的；欺騙是次要的。

看吧！

（一）國民黨政府的拿手好戲是鎮壓人民。這次經濟崩潰完全是美貨傾銷、國民黨的內戰政策與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為非作歹所造成的；他們幹了這些歹事，却把這一筆賬完全算在人民頭上。這個方案中最顯著的一着，就是壓低工資，把工資釘住於一月份的生活指數之後，馬上規定「在經濟緊急措施時期內，禁止閉廠罷工或怠工」。用不着說，如果工人們因為物價漲得太高超過一月份的生活指數而要求增加工資，那就是犯法，就要「該當何罪」的被槍殺或坐牢了！其次對於買賣黃金或外幣的人，亦要以「投機操縱擾亂金融論罪」，「除沒收其黃金（或幣券）外，並處經理人五年以下之徒刑」！在文字上雖然寫着買賣黃金外幣的人要治罪，而實際上特工人員做起來時，只要你身上藏有黃金外幣，就沒法逃避「投機操縱擾亂金融」的罪名。在這個一黨專政，特務橫行的國度裏，「德政」真是「日新月异」的！除了愛國有罪，民主有罪之外，現在還可加上懷金有罪，懷鈔有罪。不是政治犯就是經濟犯！這種比袁世凱時代還來得兇狠的苛政，弄到連立法院委員張肇元氏亦不得不叫「身藏黃

金美鈔者犯罪的規定，更予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以重大障礙」的呼聲了（見二月廿一日星島日報特訊）！除此之外，這個法案還規定「在本辦法施行期間，各指定地政府，為制止投機買賣之必要，得暫行封閉某種市場」！這麼一來，不但買賣金鈔的要治罪，就是買賣日用品必需品的商人亦要被視為犯法了。現在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錢莊是被荷槍實彈的軍警所監視（每行起碼二名），是被無數便衣的特工人員所監視的；再發展下去，一切經營糧食，布疋，燃料等商店，亦都要被這些穿著制服或便衣的特武裝人物所監視了。整個國家變成屠場，整個城市變成牢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地下如果有知，一定讚嘆着「青出於藍」了。

（二）打了八年抗戰，又打了一年多的內戰，國民黨已經把人民的血液吸得差不多乾涸了！經濟崩潰更進一步的給與人民以莫大的災難，在這裏，國民黨政府絲毫也無悔過之心，反而「放火打劫」。它的平衡預算事項下規定：「嚴格執行徵收各種稅收，以裕庫收，特別注重切實徵收直接稅，並加開新稅源」。所謂切實徵收直接稅，當然是以民族企業家，中小生產者和自由職業者為對象的；所謂加開新稅源，當然是要把萬稅的民國，變為億稅的民國的！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一般固定收入的人，已經大大地打了折扣了；一些從事工商的人，雖然在賬面上多賺一些法幣，但實際上已沒法購入從前同量的貨物了。現在還要在虛盈的狀況下加上沉重的「實稅」，這不是落井下石嗎？至於加開新稅，不但城市的工商業要遭更大的殃；就是廣大的殘破的農村也要遭更大的殃了！國民黨是不顧一切，要從人民口中剝出一點稀飯來的！其次，對於黃金（和外幣）的措理，亦是一種公開的劫奪，黃金和外鈔如果不賣給中央銀行就要沒收，就要犯罪吃官司，在這種情況之下，特務人員可以在路上搜查行人發洋財；亦可登堂入室傾箱倒夾的發洋財。這種露骨的劫奪，除了日本強盜在戰時對付中國人，除了德國法西斯軍隊對付它國內和歐陸被侵略國人民，還有什麼可比擬？張肇元氏說得很澈透：「黃金美鈔原係公開買賣，中央銀行曾以七百萬元之高價售出，現以四百八十萬元收買，是否造成陷坑叫老百姓掉下去？第二屆自費學生請求外匯，數月來遲遲未批准，迄調整為一萬二千元時始行批准，是否為青年造成陷坑？此外如人民存於銀行之外匯，概由政府以三三五〇之價格收買，是否造成陷坑？」（見二月廿一日星島日報特訊）。沒收是露骨搜掠；收買（用官價）是「文明」劫掠！這真是無所不用其

極的了！至於它所標榜的充分供應日用品，亦包含了極大的掠奪在裏面。因為這些物品均來源，一部份必定採取徵實的辦法；一部份是採用法幣強迫收買的辦法。徵實是一種露骨的劫掠；而強壓收買則為一種「文明」劫掠。劫掠到的東西，壞的分出去「供應」，好的向黑市批售，四大家族又可從中大撈其利了！

(三)單靠威脅和劫掠是不大好看的，於是乎，在手槍牢獄之外，又來一套軟戲了，第一是「凡非迫切需要之支出，均應緩發」；第二是「凡國營生產事業，除屬於重工業範圍及確有顯著情形，必須由政府經營者外，應即分別緩急，以發行股票方式，公開出賣或售與民營」；第三是廢止二月六日公佈之出口補助及進口附加稅辦法，並改訂匯率，以法幣一萬二千元合美金一元；第四是「充分供應」米、麵、紗布、燃料、食鹽、食糖及食油。這些條文使一些人不免發生幻想。好，就讓我們進一步來看看胡蘆裏藏什麼藥吧？(甲)那些非迫切需要的支出呢？軍車費是急切需要的，與打仗有關的事業費是急切需要的，表面上寫作復員救濟費而實際用於黨費特務活動的支出是急切需要的；爲了維持地方的統治，地方補助費亦是急切需要的。比較非迫切需要的恐怕只有那筆去辦學校的教育經費了。但全部的教育經費只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三點七，何況裏邊還要扣去一部份去辦黨校呢？還麼一來，減少支出就變成一句鬼話！何況方案裏邊寫的是「緩發」而不是「不發」！(乙)事實將告訴我們，賺錢的國營事業是不會出售的；就是出售了，也一定售給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自己。這是從左邊的口袋，放在右邊的口袋吧了。他們認爲可以傳給民間資本的全是一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去年一年鬧得滿城風雨的標售做偽工廠，不是前車之鑑嗎？(丙)匯率雖然變了，但比黑市市價，每一美金還差五六千元；出口補助之取消，完全是爲了解除美英對它的圍困（美英將以同樣比例增加對於領受出口補助的商品徵特稅）；美英的責難雖然解除，但出口業依然是無望的。因爲國民黨的幹法，驅迫一部分遊資去追求出口品，造成國內成本高過於國外市價的現象。這對出口商還有什麼好處呢？進口附加稅之取消並未解除一般進口商之困難，因爲特權者仍然握有「輸入許可制」的武器，仍然獨佔了入口貿易！(丁)至於日用必需品的供應，戰時曾經住過大後方的人，那一個沒有嘗過它的滋味？有勢力的人家可以領到很多身份證或門牌去買平價物品；沒有勢力的人家是完全被摒在這種權利以外。以物品而論

，在物資供應處成立以前，東西是好好的；一經「平價供應」，可就糟糕了。好米都溜到黑市去賣高價了；供應處所供應的都是什着沙泥的爛米。布疋是成千疋在倉庫裏霉爛了的。時間過得並不久，大後方的人民想不至於忘記吧？現在所不同的不外是把後方的這一套搬到收復區來吧了！

這就是國民黨當局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所編排的三幕好戲。一面用手槍來威脅；一面用甜言作欺騙。威脅欺騙的目的是在於作露骨或文明的劫掠！

三、它將發生什麼影響？

國民黨政府這個緊急措施方案，對於中國的國民經濟將發生什麼影響呢？根據上面的分析，很簡易的，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它加強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獨佔。解放日報很明白的指出：「這只會更集中財富於四大家族手裏，而陷人民於更大的窮困」。這是十分正確的，國民黨當局用威脅和欺騙的辦法，奪取了民間的黃金和外幣，集中了食米、麵粉、紗布、燃料、食鹽、白糖和食油；更在平衡預算的名義之下，將大規模的進行一個增加苛捐雜稅的活動。這麼一來，人民就更加窮困；但他們就更加「充實」了！試問特工人員敢去查他們的賬嗎？敢去查他們的保險箱嗎？表面上雖然放棄「黃金」「國」有的政策，雖然承認黃金的私有權，但是特務憲警的搜查劫持，就輕輕地把人民的黃金私有權一筆勾銷，結果，黃金就變成爲官有（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官）了。同時，如果迫不得已而出售國營工廠，則這些被出售的比較賺錢的工廠，就會成爲四大家族的私產了。這不是左右逢源嗎？

第二、它擴大了特務活動。照這方案所規定的，取締黃金外幣買賣的，要依靠特工人員；禁止工人的罷工怠工的，要依靠特工人員；爲了保證日用必需品的供應並制止投机買賣的，更要依靠特工人員。離開特工人員，這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就一點亦沒法實現！可是，這麼一來，國民黨區中的人民，可就糟了！買賣失去自由，走路失去自由；生命財產時時發生問題，反過來，特工人員却隨時隨地可以大發橫財了！讀者們，這將是個什麼世界呢！

第三、它將製造更大的通貨膨脹。在平衡預算上，這個方案沒有一句話說到減縮開支；更沒有一個字提到減少發行。這倒是很坦白的，因爲就是把這些字眼寫上去了，亦是沒有用處的，如果內戰仍

要打下去，如果軍費沒有可能減少，則通貨之發行是沒法減少的。國民黨當局不但沒有減少發行，反而在這裏更進一步的增加發行。它要以平價供應公教人員及工人以平價物品，就必須增加法幣之發行；它要以日用必需品充分供應社會需要，更必須發出大量法幣去做資本，這不是一個極大的漏洞嗎？當然，政府對於這些東西，可以用徵實的名義，向人作露骨的劫取，但這不是全部份都如此的，有一部份還要靠增發法幣去購買。當然，政府可用標售敵產剩餘物資及集中各行局餘款辦法，以取得資金，但是，敵產剩餘物資的標售還不足抵銷軍費支出的十分之二，那裏談到用於收購日用品？集中各行局的頭寸亦不是絕對的，除非國民黨當局封閉全國的銀行，根絕工商業上的資金來往，否則，它是沒法把銀行存款據作已有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通貨之回籠與緊縮是遠遠地落在惡性膨脹之後的！何況中央銀行收回資金美鈔的辦法必定增加市面的籌碼呢？

第四、它將製造更大的黑市和走私，以黃金來說，政府只能在表面上以武力去嚇退人民的買賣，而實際上，黑市就在他的手槍旁邊滋生着。在通貨急速膨脹之下，政府在條文上承認黃金的私有權（不是黃金國有而是禁止買賣）和增加市場上對於黃金的需要（過去中央銀行是一個拋金的大老板，現在却回頭要收回黃金）、這不是替黃金的黑市奠下了基礎嗎？以物品而言，事實上，是沒法使全體人民買到平價米麵等物的。如果有法外之民存在，如果有領不到平價日用品的人民存在，你就沒法根絕黑市，除非你決心用機關槍或炸彈把他們全部炸死。何況，中國是一個中小生產佔優勢的國家，零零落落，你就沒法把他們的產品一古腦兒放在你的口袋中呢？這個緊急措施方案明顯地是在製造金融及商品的黑市的。不但如此，當局之獲取物資如果不是徵實，那就一定是抑價收購。這不但使一部份跑不了的人從事於黑市交易，而且使一部份跑得了的人，從事於走私了、過去一年華南走私的數量遠超過進出口口的數量，在緊急措施方案施行以後，走私之風必定更瘋狂的發展起來。那是可以斷言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的國民經濟只有更加破產，中國人民的生活只有更加窮困更加恐怖！擺在中國人民的前面，將有更可怕的通貨膨脹，將有更可怕的苛捐雜稅，將有更高漲的物價，將有更微的收入，將有更瘋狂的特務統治。連居住，連走路，都要發生問題了，還談什麼生活呢？

四、充滿了不可克服的矛盾

國民黨政府這個緊急措施方案，不但不能減輕已經存在的矛盾，反而加重了這些矛盾。

第一是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矛盾。事實上，支出不但沒法減少而且急速地增加，在這裏軍費是一個沒法彌補的漏洞，不但如此，它又再走戰時在後方的覆轍，進行什麼平價供應日用品的勾當。儘管你怎樣壓價收購，大量法幣之支出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更加增加支出了。照二月份物價的漲法，國民黨政府的支出將在一萬五千億元左右，法幣的發行恐怕亦要在一萬二三千億元左右。在這種情形之下，它却要抽緊銀根却要緊縮市面的頭寸。還不是只許喝水不許撒尿嗎？這不是一個極其荒謬的幹法嗎？

第二、這個緊急措施方案，原是用來對付這次的經濟崩潰的。這次經濟崩潰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內戰的擴大，是由於通貨的惡性膨脹。正本清源，應該是停止內戰，應該是停止通貨膨脹。可是，國民黨當局所走的却是抱薪救火的道路。你看，它現在對於物價與工資的措置，那一件不是以澈底打內戰為前提的！什麼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什麼非常時期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都一搬出來了。幾年前的非常時期是對付日寇的，現在的非常時期是對付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的。說認真，實在是太認真了，可惜這是飲鳩止渴！內戰越打下去，經濟只有越崩潰，再沒有什麼道路可走。以法幣而言，它的崩潰，完全是由於發得太多。現在國民黨却以膨脹去救濟膨脹。這不是荒天下的大唐嗎？

第三、國民黨當局對於壓低工資是很拿手的，但對於物價——從評價、議價一直到限價，都是失敗的。物價抑不下却拚命的壓低工資。表面上，他雖規定工廠要將糧食，布匹及燃料平價配售給職工，但實際上，這是毫無保證的。日用必需品並不限於這三項，而這三項之供應亦是成問題的。如果政府不平價供應工廠的話，則工廠爲了購入這些物品就要增加負擔了。這種辦法，不僅加深了統治者與職工間的矛盾，而且加深了當局與民族工業家間的矛盾。

第四、現在國民黨當局以四百八十萬元的價格收購黃金，比前幾天市價差不多低了一半，美金亦抑低了七八千元。在金價暴漲時，物價一齊上漲，現在金鈔價格因政府之壓力硬被壓低了，但物價却一般維持漲後的狀況，金價抑低而物價不低，金價一定要漲的，但當局却又不許它漲，這不是矛盾

嗎？

第五、國民黨當局企圖以掌握物資的辦法去平抑物價，但掌握物資的本身，却是在削弱物資的供應的。因為國民黨所使用的辦法，不是抑價收購，就是露骨徵實。抑價收購和露骨徵實，都是使生產者沒法維持其生產的，大勢所趨必定使生產者減少生產或參加黑市。這麼一來，物資的來源不是日益減弱嗎？這樣的掌握物資不是越掌握就越貧困嗎？以削弱物資的辦法去求得平抑物價，這不是矛盾嗎？以製造黑市的辦法去求得平抑物漲，這不又是矛盾嗎？

國民黨當局這樣幹法，加強了工資與物價的矛盾，加強了物價與物資的矛盾，並且加強了法幣本身的矛盾，這些矛盾不但加強了它和人民大眾間的對立，而且加強了它對民族工業家、商人以至民間金融家的對立！

五、這能挽救它的崩潰嗎？

國民黨政府的這個緊急措施方案，是沒法挽救它的崩潰的。它不但未能減輕它本身所包含的矛盾，而且加強了這些矛盾的嚴重性。在表面上，在短時間內，人們懾於它的手槍牢獄，懾於它的特工人員和充公沒收，自然會時暫忍耐不動，在這兒，港滙匯兌不通了，黑市市價沒有在報紙上公佈了，難道從此就化險為夷了嗎？不！

內戰是在擴大下去；通貨是在更惡性地膨脹下去的；黑市則以種種方式在各地開展，而反之，它所要供應的物資，則在獨佔劫持之下，日趨減少。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萬能的上帝』，亦無法叫物價不更瘋狂上漲，叫法幣不瘋狂下跌，叫職工不起來要求改善待遇，叫工商金融不更深刻地動搖的！因此，這次的經濟崩潰是空前的，但並不是絕後的。在國民黨的壓力稍為鬆懈的時候，波動就跟着到來。它將是一陣比一陣來得更快，來得更兇的。沒有多久更嚴重的經濟災難就要來臨！

經濟崩潰的打擊，雖然對國民黨不利，但實際上吃虧的乃是中國的人民，國民黨政府雖然不利，但它仍可以繼續出賣民族利益，向美國爸爸求援，仍可用它的槍桿去剝削，去把損失再加在人民身上。人民呢，可就更糟了！一切東西都被國民黨當局搶去，而其所給的法幣，則買不到東西。我們痛恨國民黨當局的洗劫！我們同情廣大人民的受難！

只有實現中共的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狀況和取消一黨包辦的偽國大偽憲法，只有實現政協路線，只有廢除國民黨政府和美國簽訂的一切賣國商約和協定，取消一切有利於四大家族的財經政策，（包括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在內），才能挽救中國的經濟崩潰！

（二月二十一日）

三 「緊急措施」以後

一、「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國政府之頒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已經有半個月了，半個月來，國內經濟勢態的發展，處處證明這項措施所帶來的並不是「雨過天青」而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看吧！看看事實吧！

二、黑市在滋生，物價亦飛漲

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的主要目的在字面上是寫着「平抑金價」，是寫着「穩定物價」。現在，我們要問一問：金價是不是抑下去了呢？物價是不是穩下去了呢？事實的問答是一個「不」字！

先談金價吧！照中央銀行的規定，黃金收購的價格是每兩四十八萬元，美鈔是一萬一千六百四。在這裏，求兌美金的多為小戶人家，最高單位只有一二萬美元，持有大量美鈔的人，是不會在中央銀行門口排隊的。因此，免了十餘天，上海的央行只兌到三百萬元而已。在這個時候，美鈔已有黑市發生，約高出官價百分之四十，黃金呢？申請的就更少了，人民不是傻子，誰不知道這是陷阱呢？何況黑市已在特工人員的指縫中滋長？何況許多入口商不能獲得官價外匯而必向黑市購入美鈔？合衆社的上海三月三日電訊說，「所有的黃金與美鈔的交易，均秘密進行，且用密碼，「阿斯匹靈代表黃金，維他命代表美鈔」，大約上海的黑市黃金是在六七十萬元之間，廣州的黑市黃金亦在六七十萬之間。成都重慶亦已發現了黃金黑市了。特工人員雖可用武力解散有形的投機市場，但絕沒有辦法損害無形的投機市場，只要通貨膨脹下去，黑市金價一定會挺俏下去的！不幸事實正在告訴我們，法幣在緊急措施之下，正大大膨脹，中央銀行在發行大票新關金之後，又於二月二十四日發行五千一萬新法幣，

而其使用地區又恰爲目下實施限價的地方——上海、漢口、成都、重慶、西安。

用特工人員去對付金融投機，並不是說完全沒有影響，影響是有的。一些游資鑑於金融市場不像過去那樣可以大展身手，因而轉向於紗布或糧食。上海文匯報天津二月二十日專電：「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頒佈後，平津物價近更大漲，特別是糧食布疋，已達當時三倍，蓋官僚資本指導下之游資，由黃金美鈔轉向於紗布糧食」（見二月二十二日專報），上海方面，實施緊急措施之後，米價仍企硬於十二三萬之間，較諸金融崩潰以前的七萬元，差不多快要增加一小倍了！食油價格更在大漲，在實施緊急措施後，各油每担提昇一萬五千至二萬元。糧食和布疋，是當局的武力所針對着的，所以還未管橫衝直跳；那些不是屬於日用必需品之範圍以內的，就跳得更快更高了！

在這裏，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恐怕要算公營事業與國營事業的加價了。如果在抗戰時候住過大後方的人，一定可以記起民國三十二年一月間限價的故事吧！政府當局宣佈在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限價，但政府所專賣的食糖和屬於公用事業的交通汽車輪船却在限價實施之前後一個星期中提高價格，這種幹法不但是在對人民開玩笑，而且是在對政府自己開玩笑。這種玩笑現在又對上海南京以至全國人民鬧着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是在十六日公佈的，上海電力公司在公用局批准之下，不先不後，却在十七日起漲價！電費增價之後，市立醫院亦在市衛生局批准之下跟着漲價了。其他如煤氣、自來水、電話費等，亦正在與公用局交涉加價。國民政府直接管轄的國營事業，如郵政，飛機火車，以至中國石油公司的汽油柴油等，又爭先恐後的在這個時候調整價格。據說郵費將增加百分之五百；鐵路客貨運費將增加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公用事業和國營事業既然致力於漲價，自然沒法不使私營企業不漲價。上海的出租汽車、電影戲院及平劇院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調整價格，大約漲起三四成之譜。

漲價對於人民的生活是一番嚴重的打擊；但從另一方面看來，主持這些機關的人亦不是沒有理由的。電費的增加據上海公用局局長所說，是因為各公司發電所用之油料及燃煤用費概以美金計算，外匯改爲萬二千元之後，自不得不漲，汽油柴油以至公共汽車之調整價格亦是因爲「外匯匯率調整進價增高」之故；郵政，飛機以至火車等國營事業的加價則因爲這些企業的津貼最近就要停止。提高匯率與停止國營事業的津貼，都是這個緊急措施方案所規定的。這些事業，身有錯嗎？要維持他們本身的業

務，不加價是不辦法的啊！

緊急措施國內市場更加緊急起來！亦使物價飛漲得更加緊急起來！

三、工商業凋零了

緊急措施方案的另一目的在字面上是寫着「增進物資的供應」，是寫着「增加生產的出口」，現在，我們要問一問：物資的供應是不是增加了呢？生產的出口是不是增加了呢？事實的回答亦是一個「不」字！

要使物資的供應增加，就必須以活潑生產專業為前提，反過來說，生產衰落，物資的供應當然是沒法增加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所給與工業界的第一個打擊是抽緊資金。主管當局為配合這個方案，決定在短期內將過去貸出去的工業貸款一律收回；一般工商界過去用黃金押款，現在已失去效用，而目前所貸款之，急須償還，資金週轉遂陷於極度的困難中，其次，欲平抑物價，必先限制原料漲價，但在「緊急措施」之下，電力漲價了；入口的原料亦漲價了，這叫工業生產如何辦呢？第二、緊急措施方案除了提高匯率之外，還維持輸入管理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切進口貨品，直接生產之工廠，反須仰仗進口商」，民族工業的困難就因此而增加了，這些原因綜合在一起，使「京滬工業界都以淚眼靜待今後自身命運之演變」；使廣州河南區十分之七的工廠被迫歇業——停職工人有八萬人；間接受生活威脅者約三十萬人。

對於提高外匯，當局本意是在限制進口獎勵出口的，但事實上，外匯調整後，出口仍無希望。此中原因，除了美國嚴格限制進口以外，還由於國內成本日益增高之故，緊急措施方案迫驅物資去追逐商品，而一萬二千元的新匯更刺激出口貨之漲價，沒有幾天，出口貨飛漲二三倍，國內市價已超過國外市場，如桐油每担美國市價價值美金十餘元，而上海已從法幣十餘萬漲至四十餘萬元，出口商運桐油往美，蝕本一半。故外匯調整後，出口業仍一蹶不振，各輪航公司滿載美貨進口，因無貨裝運，空船駛返。

生產在衰落，出口在減退，「緊急措施」所給與中國的是什麼呢？

四、金融業在遭殃！

對於銀行，銀樓及錢兌等業，緊急措施方案的辦法是很嚴峻的。在實施黃金政策的時候，政府是鼓勵人民買黃金的，如果不希望人民來買，則中央銀行爲什麼要拋金？可是，現在却已黃金買賣當成犯罪了。昨天叫人買黃金的是政府；今天禁人買黃金的亦是政府；昨天中央銀行拋金的價錢是七百萬元；今天中央銀行收金的價錢則只有四百八十萬元，像這樣從那一點看出政府的信用呢？在黃金政策鼓勵之下，那一個銀行不購進黃金？在緊急措施方案實施的今天，那一個銀行能逃避犯罪的嫌疑呢？

財政部於二月廿七日發出公告撤消未復業行莊成案按財部於勝利之後，一面限制新設行莊一面却隨時發復業執照，這是矛盾的，爲了配合經濟緊急措施，取消復業原案，當然可以說出它的理由來，但把已准的臨時撤消，這又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的「信用」了。

銀行因爲這種辦法而無所措手足了；金號、銀樓及錢兌等業，則因有緊急措施方案的執行而關起門來！政府配合緊急措施方案而公佈的「銀樓業金飾處理辦法」，祇准出；不准進；並限存貨要在三個月內售清。銀樓業之存貨是以前高價購進的，但照規定價格只有（四十八萬加二成），若以此價售出，則所有存貨，三小時內即可售完，用不着三個月了，這不是要銀樓業在三小時內破產嗎？據二月廿日文匯報特訊：「政府決定禁止黃金買賣時，因在短期中決定，無暇週密考慮，不意公佈之後，即引起銀樓業之業務問題，南京方面傳出消息，當局現正修正此項辦法，辦法中「金飾」二字，將予刪除」，好一個「無暇週密考慮」，它使全國百餘萬銀樓業工人，陷於絕境了！

錢兌業方面，連改營小本存放業務亦成問題了，事實將會教訓當局：如果通貨更惡性的膨脹下去，如果游資依然找不到出路，則銀樓，錢兌等業縱然全部關門，金融投機，依然是沒法根絕的！

五、讓人民用行動去批評吧！

緊急措施方案對於工商金融各業，並不是「釜底抽薪」，而是「火上加油」；它對於職工和公務人員的生活，更是給予莫大的打擊的。看吧！

緊急措施方案規定員工工資固定於一月份的生活指數，查上海社會局統計是依據敵人留下的資料編製的。它早已失去確實性了。今年一月份的實際生活指數，已到一萬八千倍以上，而社會局所發表

的，工人只有七千九百餘倍，職員只有六千六百餘倍，這與實際相差幾達兩倍了，二月份的指數比一月份差不多又漲了一倍，一月份上米是七萬一石，而二月中旬限價的米價已達十二萬元，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以不確實的一月份的生活指數去作漲了一倍的二月份的標準，這不是叫員工活活餓死嗎？杭州八千餘紡織業工人因為緊急措施方案的威脅，已經在二十一日舉行罷工了；上海郵務總工會已發出緊急呼籲，指出物價決定工資，要求生活指數解凍，上海其他幾百萬之下級職員和手工業工人，正因為物價高漲而政治限制工資之故正在醞釀着一個大的騷動！政府所答應配給的必需品，是渺茫得很的，而工資却硬凍結在一月份的生活指數上，這不是叫他們束手待斃嗎？大風暴正在醞釀着啊！

政府的緊急措施方案是逼迫人民起來抗爭的，二月廿四日大陸報上的標題，就概括地把這個騷動的前奏曲素描出來了：「電車和公共汽車票價要加倍」，「殮館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金銀同業公會採取行動，反對政府黃金措施」，「棉商要求改訂棉價」，「茶商要求調整茶價」。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在經濟緊急措施之下，職工要起來了，廠家和商人亦要起來了！銀樓業之成立救業圖存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用理論來分析，還不足以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危機，還是讓人民用行動去證實這一危機吧！還是讓人民用行動去批評這種措施吧！

卅六年三月一日

論蔣管區經濟的崩潰

1947.8. 1—2000

價： 元